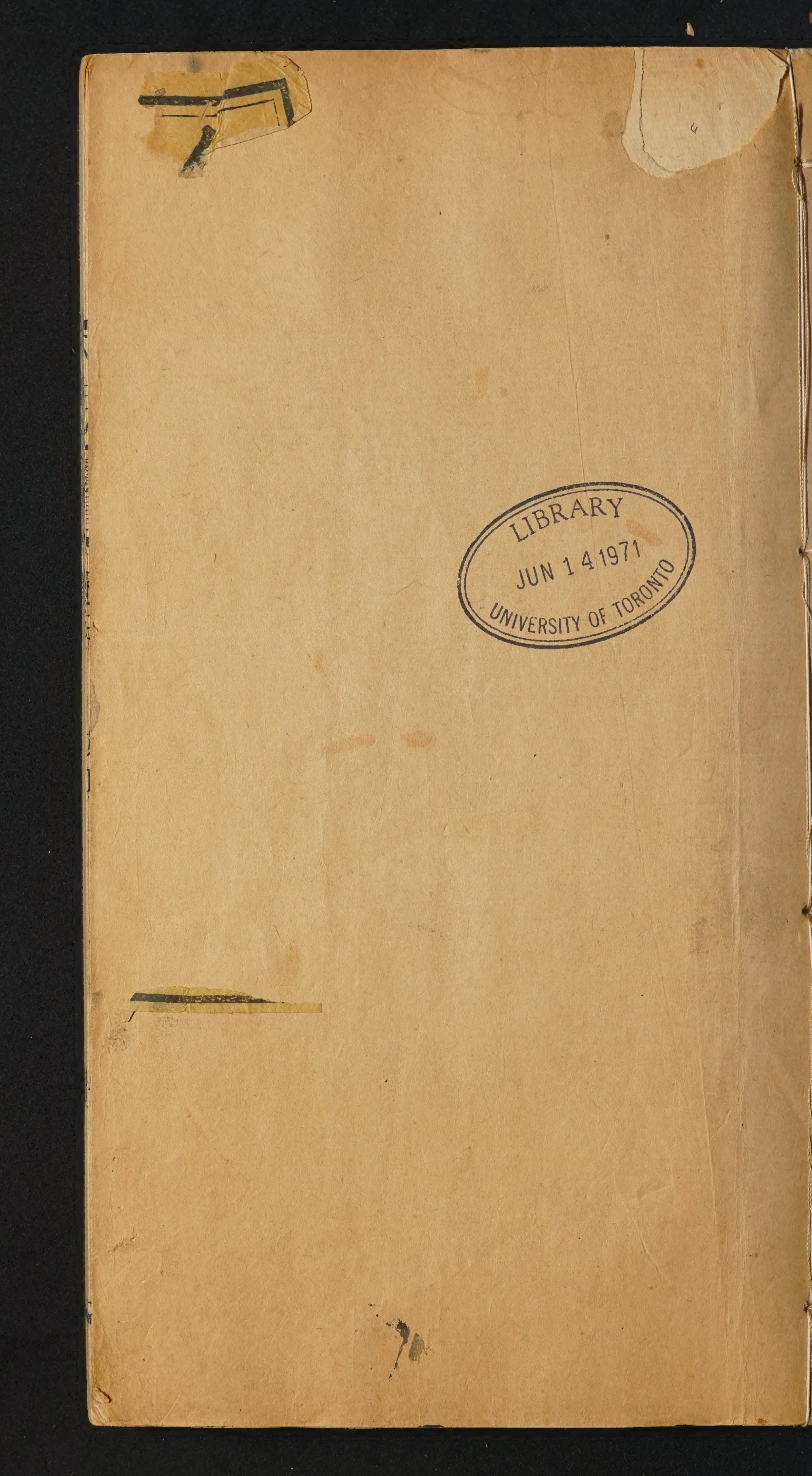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1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 人生必讀書卷之三

澂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 倫紀下

### 婦職

【總論】曹大家云女子之道先學立身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戶外莫坐外庭出必掩面居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女子若能依訓誨不惟行已端正里巷稱賢其心潔身榮享福亦無量矣

益智書曰婦有四德一曰婦德二曰婦容三曰婦言四曰婦工清潔貞靜守分小心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此爲婦德也寡言緘口語

不高聲辭無增損不爲虛誑此爲婦言也梳洗及時儀容潔淨衣裳滌履皆令整飭此爲婦容也勤於紡績勿貪口腹供奉甘旨以孝公姑以助夫子此爲婦工也斯婦人之四德也

圻曰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也聲高言多者不賢也

改過自責　彪曰婦人或被上人嗔責我卽理直亦當忍受方爲得體若爭曲直卽爲無理犯上不孝孰甚焉

圻曰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婦人乎媳婦偶然有失致蒙公姑丈夫譴責但當欣然受之云媳婦不是自此當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卽此便增一善矣若横爭我是得罪公姑與得罪丈夫是一小過

未完而又增一大罪也、

彭曰姑責備媳婦處只認自不是陪奉笑顏春風滿面苟能如此姑安有不喜者舉家安有不稱婦賢德者哉

圻曰丈夫說妻不是處宜虛心受教婉言謝之平日更當云我有過失千萬直言夫肯直言而又聽之德必日進若强肆折辯又高聲爭鬪則不賢醜名不但傳於門內且宣傳於鄰里矣

## 敬公姑丈夫

圻曰媳婦之倚仗爲天者公姑與丈夫三人而已故事三人必須愉色婉容曲意體其歡心不可纖毫觸犯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久久則惡名昭著爲人所不齒矣奴僕皆得而抵觸我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且以遠辱也

〈孝公姑法則〉　圻曰事姑有法則俱是天理宜然從肺腑中流出不是外面粉飾者也姑未冷問加衣未饑問進食姑慍亦慍姑喜亦喜姑有怒婦寬之姑有憂婦解之此事姑之法則也

陳確曰媳婦不惟自已要盡孝尤當勸夫盡孝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故媳婦以勸夫孝為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於父母而疎於己身俾夫之孝行倍篤於往時乃見媳婦之賢若丈夫於公姑小有違言公姑不悅便當代為謝罪曰此由媳婦之不賢致使吾夫不順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請公姑媳怒今後當勸丈夫改過矣

圻曰婦與姑之最易失歡心者背後之言語最易得歡心者亦背

後之言語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之德多蒙優待只是我不能孝順展轉相聞公姑豈不大喜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公姑聞之心必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雖然言語之謹肆發於念頭之眞假未有孝順之念不眞而言語能檢點者也

查琪曰繼姑待媳多帶客氣勢所必然媳婦當此務以誠心感格旣屬己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姑知婦眞心相待自然心歡意悅並客氣都化了若媳婦胸中稍分先後不覺形之詞色初則彼此客氣旣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媳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姑尊媳卑名分不以先後改易當一於誠敬不

可生怠慢於心也。

圻曰、媳婦於翁。殊難爲孝。但當體翁之心。不煩以向前親密爲孝也。或翁體不安。須頻頻俔姑問安爲善。

其曰、或已爲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亦須將順而加禮貌焉。不可恃嫡凌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已爲庶媳。則宜小心奉待。曲體庶姑之心。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敬。而禮貌稍殺於嫡姑。統所尊也。嫡姑沒。并禮貌亦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禮。媳婦止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亢傲。不委靡。方爲合禮。

圻曰、媳婦當於公姑未起時。先起梳洗。要學快捷。不可遲鈍。俟公

姑一起身代勞洽事或夜聞姑有召速整衣而出毋遲時刻其行須伴以火

圻曰婆與媳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婆媳則重在禮焉凡婆之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婆在房中開箱看首飾與衣服或與姑娘小叔密語俱宜退步惟命之前始進又凡有好物好衣察阿婆欲與姑者不妨贊成之

圻曰凡公姑與丈夫之親友倉卒間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或慶弔諸儀銀錢無措媳婦知之即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口方爲先意承志至一二贈嫁器皿即當公用不當慮及完全敝毀若稍有愛惜之語即爲吝嗇即傷公姑之心爲下人姍笑常有

公姑寧貸於鄰家。而不屑問媳婦借者。其婦之不賢可知也。

圻曰、凡公姑一切親戚。婦若有一失禮。即於孝姑分上有欠缺。故凡遇有事慶賀而來。必待姑作主人。和色歡言。卑躬曲禮。備極趨蹌。用心襯貼。方爲賢婦。若久留於家者。宜時其饑飽。適其寒溫。禮也。

彪曰、平常之家。安能常得甘旨以供姑舅。然亦有法也。只要諸物烹庖得訣。務合適口。便是甘旨。若遣人辦買。必囑咐擇其最佳者方買之。此即孝順妙法也。

圻曰、凡一歲之中。上元端陽中秋、公姑壽日。俱爲大節。媳婦房中不可不自治飲饌。送公姑處。以表孝心。若阿翁出外。則身陪姑飲

若翁有客姑欲移用即移用爲善也其公姑丈夫壽日俱宜早起
嚴妝拜祝虔恪盡禮

事須禀命　圻曰凡婦之親戚或有餽遺應受應辭一須禀命於
姑姑命受則受而獻之於姑如姑命婦收必宜再遜姑再命方可
自受犒使多寡俱應請教於姑

圻曰一應往還之禮或行或否應厚應薄須一槩禀命於姑不可
自作主意然其中猶有周旋也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
母家親戚苟禮文可減一切省之可也

圻曰有等媳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孝母也事姑未
孝必貽母氏以惡名可謂孝母乎蓋女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

爲重也今媳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須先從孝敬公姑丈夫起公姑既喜婦能孝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加厚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妻賢必云非岳母賢淑吾妻安得柔和或夫家富貴則必有潤澤及母家矣此則女之善孝其親也

敬事丈夫條款　圻曰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見丈夫來便須起立若晏然高坐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稱呼有定禮如相公官人之類不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絕矣凡授湌授茗必雙手恭擎未寒進衣未饑進食此婦不易之職分也

圻曰丈夫有不得意之事爲妻者宜好語勸慰之勿增慨嘆以助抑鬱但當委婉云將來自有好日方爲賢妻其或一時缺乏典質

措辦。勿待其言。若丈夫濫用。則當竭力切諫。不當順從。

圻曰、丈夫在館不歸。此是能攻苦讀書。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數數歸家。即荒時廢業矣。若親友有書札來。恐有要務。速傳送之。

圻曰、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家居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贍妻子。為婦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饑寒。體卹隨順。方稱賢淑。家貧能撫恤慰勞。尤徵婦德。若蕩子嫖賭。敗廢祖宗基業。必宜行諫。至再至三。不聽則涕泣爭之。

基曰、魏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妻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以污行乎。樂羊子乃捐其金。遊學一年而

歸妻問其故曰思家耳妻引刀斷機曰吾所業必積絲以成寸積寸以成尺一有間斷則前功盡棄夫子積學中道而歸何異於斷織絲乎樂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乃成名儒

吳許升妻呂氏見升少不修名節嘗勸之務學每有差失輙涕泣進規升因之感悟力學自勵後竟成名

基曰漢王章少遊學長安貧且病無被臥臥牛衣中對妻而泣（牛衣北地苦寒恐牛凍以草爲衣穿於牛身名曰牛衣）其妻呵責之曰在朝諸人誰踰仲卿者今暫時貧乏偶爾疾病不自激昂至於涕泣何其鄙也後王章官至京兆

基曰龍溪婦徐氏其夫與惡少謀爲盜徐聞之一日厄雞一隻酒

一瓶飯一升以飲食其夫必求滿量夫餅醉飽徐曰隻雞斗酒之不盡何苦舍生爲盜夫感悟而止賢哉婦也其諫智過絶人表

和睦妯娌

圻曰媳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友愛世之兄弟不友愛者其源多由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大患也爲媳婦者善處妯娌惟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有勞代之府物分之公姑見責多方解勸要謹之務先事指點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爲伯姆彼爲叔弟倘彼偶疾言遽色不堪相加我歡然受之不爭勝氣不與回答彼此愧悔和好如初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與彼切勿計量只是相忘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稍有輕侮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

謙卑委婉不可先存爾我之見諸姪姪女宜愛之如子乳少者助其乳抱至膝下常加笑容巳之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親母此要務也

圻曰妯娌是非多起小人撥弄乳媼挑唆切勿聽之

確曰兄弟一氣必無二心往往因娣姒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此婦之大惡也婦之賢第一在和妯娌妯娌不和之因大約以公姑之恩微有厚薄便生妬忌便有爭執此不明之甚也公姑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姆必是伯姆賢孝得公姑之歡厚於小叔嬸嬸必是叔嬸賢孝得公姑之歡正當自交負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嗔作喜之時豈可不知自責且

有怨望若公姑獨厚於已夫妻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分物讓多取
寡讓美受惡此方是賢婦人也
希濤曰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父母富鄭父母貧
徐不驕鄭不諂徐母家有遺送必納舅姑欲用則請之不敢私爲
亡物鄭有疾徐乳其子徐有疾鄭亦如之致孩童相忘不分是母
非母其和氣所感家猶爲人竊去狗哺其兒太平興國間旌其門
曰二難（太平興國宋太宗年號也）

**尊禮守分** 禮曰舅歿而姑老家中一切事冢婦必請教於姑介
婦必請教於冢婦
彪曰禮云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故介婦與冢婦有尊卑之分宜隨

行不敢並行姑舅若有事使介婦行者介婦不得辭勞欲分任於冢婦禮也

**公姑調馭諸婦法**　虒曰介婦主中饋十日一輪冢婦止五日優冢婦也此古禮也然不必執定也冢婦賢勤而樂於趨事則聽其願可也公姑不必過爲之分别也新娶之婦與假三月不親俗事示古禮也然亦不必執定勤而願者聽其趨事可也

**婦職宜勤儉好問**　一確曰凡家中要做事務並須及早趲完蓋先時則暇豫後時則忙促忙促則難爲力暇豫則易爲功故勸爲婦人根本也

圻曰婦有必不可辭之職分又有不可遲緩之行事客一到門則

茶鍾、酒杯、餚饌、菜碟俱宜料理不可委之羣婢更宜速快遲則恐
客不及等待蓋媳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辛勤代勞苟叉手高坐
便是最不賢之婦
確曰、婦人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需君
隨手用盡則貧窮可拭目而待安可不一心節儉也婦之賢者家
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繡及一切新奇
美好之物皆敗家之種子方為有識婦人
唐司議郎裴仲將之妻名楚媛唐宗室紀王慎之女也既于歸事
姑與事夫事事盡善時宗室以驕侈相尚諸妯娌多貴戚之女謂
之曰處富貴者在適志也今過於勤勞又崇節儉何苦如此也楚

媛曰幼而好禮今行之非强也乃適吾志也吾安敢以富貴驕人耶妯娌皆慚服

鮑宣妻名桓少君宣嘗就學於少君之父父奇其淸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盛旣成婚宣曰少君生富家習美飾而吾實貧賤其何以處之妻曰家君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奉承君子惟命是聽乃悉去服飾更着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鮑宣於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記挽鹿車事乎答曰先君有言安不忘危吾安敢忘少時勞苦之事也

人鏡陽秋云王霸太原人與令狐子伯爲友子伯爲楚相其子爲

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訪王霸。車服鮮麗。僕從都雅。霸之子耕於野。聞賓至。釋來而歸。見令狐功曹衣冠華麗。慚愧不能仰視。霸見已子有愧容。心亦自慚。客去。霸久卧不起。妻問故。霸曰。昨見令狐功曹容服光華。舉措甚適。吾兒蓬頭跣足。見客而有慚色。不覺抱愧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何忘宿志。而爲兒女態耶。霸嶇然起曰。有是哉。吾見之陋也。

確曰、凡物須愛惜收拾。凡事須籌度料理。此又是婦女勤儉中最喫緊工夫。苟器用不愛惜。事務不料理。縱使極勤極儉。是與不勤儉同。

確曰天下道理無窮。雖縫衣作履。蒸肉煮菜。日用常務。苟求精美。

亦自有無窮道理而況大事難事豈任自已聰明能盡善者乎媳婦惟能不自是而事事虛心請問則事事有成算方可謂之能作家也

## 飭容有法

彪曰婦人容儀最要整飭髮髻不可蓬鬆膝履不可穢敝苟不檢點收拾則令人輕賤也

彪曰婦人容儀最宜大雅豈可妄隨陋俗怪誕其容雖衣裳髮髻不能不少隨風尚然寧不及時無過趨時要於時尚中存適中之體方不失大家舉止

彪曰婦人衣服宜安本分綾緞與綿布貴賤原有分別富而奢侈服飾犯分大不可也況十數人同處而我一人之衣飾獨異於衆

人爲衆人所指目。小家之婦欣欣自榮。大家之婦必不自安也。

## 待公姑婢僕

圻曰。公姑之婢僕。不但不可辱駡也。并不可厲聲嚴色。蓋優禮婢僕。卽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則當好言戒諭之。仍不可令公姑知之。如公姑親見。欲加譴責。小過當婉言解勸。不可增怒。其或大偷盜。欲逃亡。媳先知其情者。公姑未曉。亦須稟知。然止可云耳聞。不可顯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有聞則不敢不言。恐非灼見。再須詳察。

圻曰。公姑之婢僕。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卽孝經所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况羣小無怨。則讒慝無自而生。

圻曰。凡事先有堂上之婢僕。而後有己身之婢僕。要令己之婢僕。

尊公姑之婢僕稱呼之間皆有尊敬之意出口不可輕慢也

確曰、婢女傳言往往失眞切不可聽且當痛戒勿令妄言以啟不和之禍若言某人說媳婦不好便當反求而速改之勿加忿怒

圻曰、本房婢僕雖宜慈愛或觸公姑之怒又宜重懲不可護短但訓飭之時不可煩於言語恐反開罪於公姑耳

確曰婢僕相訐切不可偏聽遽加呵責須徐察其實而諭解之若小事雖有曲直但云此何足爭毋許多言若家主聞之必加叱辱還須止也若大事則不可不理須從實稟公姑丈夫理之惟聽丈夫理斷不可從中偏袒

確曰凡僕婢雖有過當責然不可輕加鞭扑蓋凡事持之以正羣

下自然畏服不必鞭朴立威

見聞錄云諭德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惶懼遽求解於夫人夫人藏其僕命他人覓一大魚來莫測其旨漸山嗜魚見而喜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非水寬安得有肥魚也僕以此獲免夫人不但德量宏大且能設像指點談笑解紛又賢淑中之大智慧者

圻曰婢僕衣裳宜令時加浣濯髻鬟裤履須令整頓端齊若聽其蓬首垢面汚穢難堪甚或身有血漬面有爪痕令人不忍見聞則主婦之不慈不賢行道之人皆指摘之矣

確曰凡物須預謹守防閑毋令盜竊萬一有此乃己不能謹案之過且只忍耐不妄加猜疑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

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在外之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招大是非增添閒氣此不可不深思切戒者也

**防閑非禮**

圻曰凡授銀物與僕輩不宜手授必置几案上令其自取之亦須照管毋令他人竊去也

圻曰母家僕從至家不可令久立房中與之久語男女遠嫌婦之禮也

確曰媳婦切不可信佛燒香出遊寺觀家有喜慶外堂偶舉優觴雖內外隔簾不當往觀或辭以疾或辭以中饋無暇方稱賢婦陳確有女既嫁一日歸寧笑謂父曰吾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所謂戲

文確曰爾父素不能教女唯此一節差可免俗復何用求知女笑而退敢以勸凡爲婦女者

確曰三姑六婆必不可使入門尤當痛絕尼人雖有眞修者亦概絕之蓋容一眞尼諸僞尼隨之而入不可却矣此肅閨門第一要務也雖或素嘗與姑往還不便叱逐之亦不可曲意順從與之交遊也

圻曰姑喜入寺燒香者媳婦託病不得隨行或能幾諫更爲賢哲

育子條欵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惡聲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確曰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達胎滯無須憐惜乳飲須有節日不過三次夜惟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毋厚乃所以安之也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小兒一團和氣與後天斷喪者不同十分飽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項圈手鐲切不可令着身無論非從樸之道而誨盜之禍猶淺招拐之害更深明理者必不當隨世陋習

賢婦芳型　先哲云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艮紹卒親長欲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

瑯琊王未卽大位時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忤之其妻習氏屢諫之衡不聽及瑯琊王卽位衡憂懼欲奔魏妻曰不必瑯琊王素好善慕名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如此且得優待非但得活而已衡如其言行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囚詣獄原無罪譴可令速歸

基曰唐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致仕不往妻曰如此則躭延時日禍必及矣速去勿留後俊臣敗其黨皆流竄敏獨得免

基曰明燕山衛軍儲福死建文之難妻范氏爲塋地葬之范年二

十有姿色居貧奉姑韓氏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出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氏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草生若姑蘇蓆草因取織蓆貨賣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既歿氏爲之營葬後范氏年八十餘既卒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居室葺爲庵名節孝庵

基曰晉壽張有女名雨壽張與妻俱死女以孤弟二人無倚終身不嫁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爲聘娶成善氏謝夷吾爲令薦於州府旌表其賢并選用其二弟焉

附錄　婦人未嘗讀書明理性情多有僻處不孝敬舅姑丈夫却誦經禮佛不周濟骨肉姻親却佈施僧道不享現世和平之福却

望來生渺茫富貴此誡女流中下愚者噫豈有驕悍妒惡而長享富貴德性賢良而墮落輪迴者哉 言行彙集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姻親姻親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袁氏世範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笄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可與之議親使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

嫌疑之間多不能明。袁氏世範

師弟

昔一士子入省試文甚佳偶遊佛寺見一相者遂叩之相者曰君之相極清才甚高文必佳但過於寒未免名利有虧也及揭榜果黜焉於是復叩以終身相者曰相可憑而不可定也相從心生君種大德即可以挽回造化士子歸途自思家旣貧寒利物之事安能爲也我平日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若盡心教導亦是種德越數年應試復遇相者再叩之相者曰君相已改丰采照人貴無疑矣但不知行何善事而能得此士子曰吾貧士也有何善事惟因君指示盡心教誨生徒耳相者曰盡心教人爲德極大造物安得不黙佑相安得不改變也吾甚爲君喜矣悞人後生者戒之戒之

費文生有疾其弟子程康棐自鄣溪走百里問候調理扶持不離左右月餘而文生卒哀慼如喪親康棐家亦貧受知於鄒郡司馬每有贈金輒分半以遺其諸子

陳希亮少師於宋輔希亮登第拜官歸里時輔已沒妻子貧困希亮以百金贈之又以女妻其子而養給其一家希亮一夕夢輔謝曰我妻子已受厚恩余無以報惟有冥中祐汝耳後希亮官至三品子孫貴顯不絕

王文康公父素貧訓徒自給來學者多村童牧豎公盡心訓廸課法精良諸生不特能認字且能明字中大意中年無嗣意頗窘廹夢神語之曰無憂也將必有佳兒晚得文康公登第拜相二孫官

至學士。曾元朱紫相繼不絕。

希濤曰、有士人張姓者。有文名。七試不得采芹。一日求夢於文昌帝君。帝君怒曰、爾十五年中設帳。凡歷五家。東君多富人。束修殊厚。不思盡其職業。每爲學生改作文字。欺誑父兄。誤其子弟。且與諸生同習賭博。爲師者當如是乎。張驚懼而覺。方圖自改。不數日有徒二人因賭相鬭。擊死一人。張被株連。於內庭辱不堪。屢年束修因此盡耗。悒悒而死。

魏常爽門徒七十餘人。皆有成就。以其立法有勸罰二條。故子弟皆鼓舞上進也。

彪曰、爲師者十歲外之子弟來求教者。先問其父兄教子弟之志

所重何在或習舉業或務農商又兼察其材質何如以定所讀之書如其人止可作逐末計者宜教之習於書數之法與粗淺有用之書若授以科舉之學一旦廢學改業將數十年所讀之書一字俱無所用其誤人豈細故哉

彪曰以世間生齒計之習舉業者數百人中止一耳父師於不習舉業之人教法必當有異愚意不習舉業之人其始必當教之認字稍長宜教之讀短小有文理雜著如書簡之類以通達其文理始爲有益乃有無知之甚者始則以文理非習八股不能通不知八股甚難不習舉業之人欲其由八股以通文理正如七八歲孩童欲其識金銀氣也一旦出學門欲其登賬簿寫票約作兩三句

之家信而不能眞可憐也此實父師害之也

彪曰窮鄉僻壤之人求能識百餘字者數十人中無一人能識而又能書者百餘人中無一人豈果風水淺薄資質愚鈍哉祇緣蒙師訓學者徒懸空教之讀書而不教之認字與多寫字故也蓋窮鄉之教子弟者數十人之中不過一人此一人之教子弟亦不過一年二年暫不過期年半載童蒙即讀過天地元黃宇宙洪荒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彼焉知宇宙作何解說明德新民作何解說此等書義於何處用得着也在書館時亦有皆得數句者廢學之後認不得者甚多亦何取於能背哉惟教之認字與多書字則實受其益或曰認字要矣多書何爲余曰窮鄉之人亦有能認數百字

者若令之執筆書寫則一鉤一直有所不能蓋幼時未嘗專心學字手不慣熟也爲父兄與師者每日六時但令二時認字二時學字則雖在館之日無多年長之後亦必能識字而兼能書矣

彪曰富貴之家姑息子弟必欲他人來家附學不欲子弟外往又多存爾我之見與人稍不相合明知其家延有良師不屑令子弟從遊甘心獨請先生不思一人獨請束修未必能厚應請者未必良師偶或明師曲意俯就然所得微薄不能給其一家之需雖欲精勤嚴厲盡心教廸不可得矣故誠心欲教子弟者必不可姑息子弟更不可多存我見宜與親朋聯絡虛心延訪同請明師禮宜從厚學生雖館地稍遠往來微艱不可辭也古人千里尋師尚不

憚遠何況同鄉井乎
彪曰人僅知尊敬經師而不知尊敬蒙師經師束脩猶有加厚者蒙師則甚薄更有薄之又薄者經師猶樂供膳而蒙師多令自餐縱膳亦褻慢而已抑知蒙師教授幼學其督責之勞耳無停聽目無停視唇焦舌敝其苦甚於經師數倍且人生平學問得力全在十年內外四書與五經宜熟也詩論與後場宜帶讀也書法與執筆宜講明也切音與平仄宜調習也經書之註刪讀宜有法也工夫得失全賴蒙師非學優而又勤且嚴者不克勝任夫蒙師勞苦如此關係又如此豈可以子弟幼小而輕視先生也哉
昔人云爲師者無論書香子弟與田間村童因材教導大以成大

小以成小即是有功於世屢獲吉報載在諸書若誤人子弟字不能認書不能背文不能通縱其嬉遊賭博令其門戶衰殘則大傷陰騭矣與尋常罪過不同也

彪曰夫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父兄苟不購覓好書與子弟誦讀先生必宜再三開導鼓舞之令之購覓無刻本者必宜令其借抄不然當讀者旣無其書將以何者爲資益學問之具此實先生不當漠視者也

彪曰子弟聰明有志者可以責撲罵詈愧恥之使之激勵精進愚頑無志者督責之則彼益自棄而安於下流無上進之機矣惟故加獎譽并立賞格鼓舞之則踴躍向往之心生未可知也觀古人

爲政必賞罰並行乃能致治則知父師教子弟神機妙用亦在獎勵鼓舞與督責兼行也

彪曰吾婺往時經蒙皆分館經師無童子分功得盡心力於冠者之課程故已冠者多受益蒙師無冠者分功得盡心力於童蒙之課程故幼童亦受益今則不然經蒙兼攝旣要解四書解經解文章選時藝改會課文要與童子把筆作對寫字樣教訓字教讀書聽背書雖有四耳目四手足者亦不能矣況令時有習武一途館中或間一二習武者更增解武經選策論諸事矣而猶未盡也先生與試者又要自己讀書則雖有八耳目八手足者亦不能完諸課程矣於是先生盡置大小學生課程於度外亦勢不得不然也

是以學生雖至二三十歲。或已進學。而本經尚未解。安望其學有成就乎。至於諸經通鑑古文諸要書。學生皆未經目覩。可知矣。然則爲父兄者。欲教已冠之子弟。必多覔已冠之友爲一館。欲教幼童。當多覔幼童爲一館。爲人師者。亦當以成就學徒爲心。倘得子弟課程完全。父兄亦必加厚束修。得名得利。有何不美。而必欲苟且從事。使名利兩失。且誤人子弟哉。

王虛中曰。六歲且勿令終日在館。以苦其心志。而困其精神。書易記字易認。乃令讀之。其難者愼勿用也。初間授書四句。若未能盡讀。且先讀前兩句。稍熟。令讀後兩句。稍熟。然後通讀四句。初時如此。日久則可不必矣。

彪曰、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書。先須令認字。認不清切。須令再認。不必急急上書也。何也。凡書必令學生自己多讀。然後能背。苟字不能認。雖欲讀而不能讀。且未能。烏能背也。初入學半年。不令讀書。專令認字。尤爲妙法。

彪曰、教童蒙泛然令之認字。不能記也。凡相似而難辨者。宜拆開分別教之。在上。如冖音覓字。亠音眼字。厂音罕字。广音則字之類。在左。如乃音阜字。斜日音日斜目音目斜土音上斜王音玉之類。在下。如人音入字。几音己字。辶音綽字。走字之類。在右。如卩音節字。阝音邑字。攵攴叉字之類。在中。如戌戍臣巨徵徴之類。凡見易混淆之字。即當引其相似者證之。曰此宜分別熟記者也。如此始能記憶。無譌誤遺忘之患矣。此教認

字之法也更有令彼覆認之法將認過之字難記者以厚紙鑽小隙露其字令認之或寫於他處令認之倘十不能認六者薄懲以示儆庶可令其用心記憶云

彪曰教授童子書遍數雖少無害也但宜極緩令童蒙聽得句句分明字字周到到案頭未有不能讀者若教之急疾如自已讀書之狀學生不但眼看未到耳聽亦且未明勉强隨聲旣不知字句爲何物安望其到案間能自讀也

彪曰每見童蒙讀書一句之中或增一字或減一字二段書或上截連下或下截連上此皆先生未經與之讀明句讀（音逗）與界限道理以致學生顛倒混亂讀之若先生將句讀道理講明則自然無

增字減字之病將界限處用硃筆畫斷教令作一截讀住則自無上截連下下截連上之病又有極長之句原不可加讀點但學生幼小念不來亦須權作讀句如讀點則易念也

屠宛陵曰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能讀二百字者止可授一百字常使精神有餘則無厭苦之狀而有自得之美

王虛中曰凡書中有難讀之句摘出多讀數十遍則通體易熟讀書知斷續頓挫之法則書之神情透露不但易熟而且易解

彪曰凡學生背書必令其聲高而緩先生用心細聽則脫落譌誤之處了然於耳然後可指其脫誤而令其改正若聲輕而且速則不及察矣

彪曰寫字重在執筆執筆之法全在掌虛指活今蒙童初學書勢必藉先生運筆若不將物撐於童子手心中將五指揑攏後欲放開令掌虛指活難之至也為之計者莫若將小輕圓木或縫就小布團令童子握手中然後先生運筆庶指與掌俱活動而長年字易工矣

附錄　父師善誘法　謹按原敘云唐子著有父師善誘一書亦川省未易覯者摘附數條於左

父子之間不過不責善而已然致功之法與所讀之書不可不自我授也孔子於伯魚亦有學詩學禮之訓今怠忽之父兄不能設立善法教其子弟又不購覓好書與之誦讀以何者為資盍學問之具事事委

之於師不知我既無諄切教子弟之心。師窺我意淡漠。恐亦不盡心訓誨矣。 父兄於子弟課程。必宜詳加檢點。書文間時當令其面背。文藝間時當面課之。如已不諳於書文。當轉託親信之人。始知所學之虛實也。

凡書隨讀隨解。則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開悟。若讀而不講。不明其理。雖所讀者盈笥。亦與不讀者無異矣。故先生教學工夫。必以勤講解爲第一義也。如遇難解者第先曉其大義更爲設譬不必逐字呆講反致難明

學生前師手中所讀之經書。全不成誦者。後師多不令其溫習。此甚非教誨之善法。必於初入學時。悉令其開明讀過之書。於每册中令學生背半。或背三分之一。以驗其生熟。生則先令其溫習不

必授生書。一則能知學生底蘊。教誨易於成功。二則可免不肖子弟避難就易。止溫其熟者。竟置其生者。以致長大經書不能成誦。三則經書既熟。學生受終身之益。四則我樂補前師之所不足。後日之師亦必樂補我之所不足。此忠厚之道。感應之理也。　生子至三四歲時。口角清楚。知識稍開。卽用小木板方寸許四方者千塊。漆好朱書千字文。每塊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識十字。或三五字（識字多者或乳媪或婢僕量予獎賞則終日引誘認字勝於引誘成罵矣）。復令其湊集成句讀之。或聚或散。或亂或齊。聽其頑耍。則認識是眞。如資質聰慧者。百日可以識完。再加以三字經千家詩等書。一年可識一二千字。然後從師入塾（以五六歲爲率近世惑于七顛八倒之說至九歲方入學者遲矣）。字之識者過半。則

讀之易且其目之所視亦知屬意在書而不仰天口誦矣讀半年小書便可教讀四書卽與之逐字講逐句講如俗語一般使知書如說話從前至後如問如對有上句便知應有下句先將本日所教生書講了一遍然後教以讀教讀數遍已能成誦如讀不下再與之講以第二句之故如資質可以讀十五行者只讀十一二行寧使其精力有餘不可使之不足　每見先生教了學生一首生書並不計其遍數惟期能背而已今日教或今晚背或次早背不知學生儘力一時强記苟且塞責及過數日茫然不知讀有何益莫若教了一首生書卽令讀三十遍令其寫字以養其氣字畢令將昨日所教生書讀二十遍又令少息再讀前日所教者二十遍

總共一百一十遍。連生書共讀五首。凡學生清晨一到書房。不許溫讀。卽令從前背五首背起。連背至今日應背之書止。共背五首。是一首書讀過五日。又帶背五日。然後歇息。是在學生口中習熟十日。可以永久不忘矣。萬一背時有差譌字句。卽與講明這句書原是這樣講。應該讀某字。如此教法。自然終身不忘。粗粗書理。可以漸次明白。讀完四書而解直已明。讀經書卽可細爲講究章旨節旨矣。書中有難讀之句摘出多讀數什遍則通體易熟亦是一法 未讀經時。工夫有暇。當與調聲叶韻。講解故事。蓋聲韻調熟。則文章自有音律。故事博通。則對聯亦必精工。非徒爲詞賦小道也。其日記故事。俱載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賞。易於通曉。講解透徹。不獨漸知文義。且足啓

其效法之心。故事當取其平易切實、凡虛無怪誕者不必欲學生書熟。必當設籌以記遍數。每讀十遍。令繳一籌。一者書之遍數得實。不致虛冒。二者榜期令繳籌。遲則便可催促督責之。三者籌不容不繳。則學生不得不勤讀以早完課程。殆一舉而三善備矣。溫過之書。宜作標記。不則多溫少溫。淆亂無稽。書之不熟。多由於此。且有弟子避難就易。溫其熟者。置其生者也。更宜置課程簿。五日一記。如初一至初五日讀某書起。至某書止。溫某書起。至某書止。童蒙不能記者。先生代爲記之。庶免混亂無稽之弊。

附王虛中訓蒙法云、讀書當時雖極熟、久而不讀、亦必忘。其溫書之法。若初讀過書一卷。則一日溫此一卷、其後讀過二卷。則

二日温一遍、三卷則三月温一遍、以至二百卷則二百日温一遍、三百卷則三百日温一遍、亦永遠不忘、此乃吳祕之家傳法旣省工夫、又永永不忘之絕妙法也

書有不識字而讀譌別者、亦有識字而讀譌別者、在讀者俱不自知。先生須用心審聽。如有之、急令改正。否則日久習以爲常、以譌傳訛矣。然一人聽聞、恐有不及、宜遍示諸生曰、爾諸生誼屬朋友。凡讀書有譌別者。當互相指點。即令其於譌別字旁加一尖圈、爲之標記。庶幾讀到此處、觸目動心、自能改正矣　童子讀易經、九三多讀六三。六四多讀九四。上九多讀上六。若先生與之講明陽九陰六之故。由於每卦卦畫而來。則其胸中了然、自無錯誤矣

歐陽文忠公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孝經論語孟子六經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零三字語論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零七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止以中才爲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資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書卷浩繁第能加日積之功何患不至諺曰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爾輩勉之

子弟年雖幼讀過書宜及時與之講解以開其智慧然雖專講

其淺近者。若兼及深微之書。則茫乎不知其意旨。並其易者皆變爲難不能解矣。更有說焉。書雖淺近。若徒空解。猶未能即明其理。亦無益身心。惟將所解之書義。盡証之以日用常行之事。庶幾能領會。能記憶。王虛中曰。宜取孟子書中易解者。先言之。屠宛陵曰先生講書。至有關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要這等行纔是好人。有關修已治人。忠君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做官亦要如此。

先生止與學生講書。而不令其覆書。最爲無益。然每日既講書。又要覆書。則工夫過煩。先生精力亦不能副。惟將前十日所講書於後五日令覆完。覆完之日。不必講書。人或嫌其工夫稀少。而不知其得益良多。其間錯解者可以改正。不解者可以再解。不用心

聽全不能覆者懲儆之開導之功莫善於此　開筆作文先須講明題旨及來蹤去路一章重在何節一節重在何句一句重在何字看得融會貫通方可下筆破承只須彌月開講要做半年若開講未精遽徵全幅中等筆性斷然生梗矣必待開講明通令其竟爲全文切勿出股對股圍其知識今日縱能扶墻模壁異日必不能起爐作竈對股之弊近多犯之　王虛中曰閱童子之文但宜隨其立意而改之通達其氣脉字句極能長發才思若拘題理而盡改之則阻挫其才思已後即不能發出矣　先生於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寧置之如中比不可改則置中比他比亦然蓋不可改而强改徒費精神終不能親切條暢學生閱之反增隔膜之見惟可改之

處宜細心筆削令有點鐵化金之妙斯善矣善學者於改竄之文細心推究我之非處何在先生之妙處何在逾數月又玩索之玩索再四則通塞是非之故明而學識進矣　人知四六之文重在平仄而不知散體古文八股制義亦重之也音韻鏗鏘便覺琅琅可誦平仄不調詞句必不順適意雖甚佳無益矣　古人學問並稱明均重也不能問者學必不進爲父師者當置冊子與子弟令之日記所疑以便請問每日有一二端註冊子者始稱完課多者設賞例以旌其勤一日之間或全無問與少一者即爲缺功積數日抽書詢問學生如果皆知而不問是誠聰穎倘不知而又不問幼者夏楚儆之長者設罰例以懲之庶幾留心體認勤於問難而

學有進益也　時文購在乎多選貴乎少少選以供吟咏體貼之功多購以爲推廣識見之益準之以墨裁參之以先輩或看同會勝我之文比如一題到手在我苦思搆就猶屬牽强在人意到筆隨從容合拍某處窘於題面何以寛然有餘某處亦合想頭何以詞不達意觸類旁通自然有得所謂從師亦要取友也總之自開蒙以至舉業全在師長靜專切督因材造就迎機而導不徒專事鞭撲又曰師者範也言行動靜皆可爲式噫師豈易言哉

附錄楊椒山遺屬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五經之外古文論策皆須熟讀常作不可專讀時文專作時文註疏尤宜細玩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

是踈散然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惜費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章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之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人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

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是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日雅話未足為佳也所以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幾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並誤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為不祥即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斯為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常常自讀並教子弟勤讀即講明且身體而力行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為自好之士究竟但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心中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

然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何須問卜求籤祈夢　顧體集

林致之曰今人之教讀可方古間有族師之任其有關於人才風化者不爲不大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事凡日用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之事俱依小學明倫敬身所言及童蒙須知白鹿洞教條呂東萊規約程董學則劉敬堂眞西山齋規其考德等事則依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學規務要切實體貼就其身以開導之即事論事迎其機以點出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

凡君子小人善惡義利輕重之辨莫不爲之反覆曉告懇切開諭以發其心志而責之以必爲榮推之愧恥之使之歡欣鼓舞日趨於善而本然良心得以保全而不至於破壞是今日救時第一義也否則蒙養既失習成難轉雖記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妙只是工紙上之談而實於其身曾不得幾字受用甚則任氣徇欲飾非文奸敗常亂俗以古道爲迂以執禮爲固以廉恥爲矯激是正古人所謂侮聖言不識字者也豈得謂之讀書哉凡爲師者當以風俗爲念毋安常襲故以悞後學論教讀

嘗聞諸先輩云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夫世人所以終日百計營營者不過爲子孫計耳不知子孫果賢耶固無用爾之營營果不賢耶則爾之

終日營營者適所以益其過而縱其欲鮮有不覆敗者也故愛子者莫要於能教教子者莫貴乎以正愛而不教者固不得謂之愛教不以正者抑豈得謂之教乎何以言之人家之所以興替者在禮義之有無子孫之賢否何如耳假如子孫果賢而禮義明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和氣滿堂何富貴如之況如此之家天助人順鬼神陰隲未有不與且大者苟子孫不賢而禮義不明耶子忤其父弟傲其兄妻逆其夫相殘相賊戚然不得以一日寧雖有富貴亦安得而享諸況如此之家神人共憤覆載不容又未有不衰且替者胡爾爲父兄者念不及此知愛子而不知所以愛知遺其子以財而不知遺其子以德間有知延師者此不過舉

業是工又有以舉業利遲惟記誦對偶是言吏家行移不正雜書是習其於禮義則視爲無用長物未嘗一置之唇齒如此者雖曰教之實所以害之其得謂之教乎夫人之立身立家可恃以傳永久者惟在乎禮義而紛紛勢利如烟花過眼須臾便滅豈是傳家久遠物耶況有禮義則雖貧賤人亦敬仰之無禮義則雖富貴人亦鄙賤之歷觀古昔以來多少身都將相而遺臭萬年窮居山谷而流芳百世者惟是故耳爲父兄者若識破此意則所以教子弟者當使之覿德不當使之覿利當使之皇皇於仁義不當使之皇皇於勢利當使之以耕讀勤儉處家不當使之出入官府欺公弄法以僥倖富盈之圖致貽日後悖出之患教之既正養之既久根

甚既已深厚其資質之高者德器成就自足以佐邦國而光門戶其下者亦足以守法循理保業宜家不至有顛覆破敗之虞也故曰老而不教是爲家之不祥而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賢父兄所以爲可樂也訓父兄

人於書一見便曉者天下之棄材也須是積累而進温故知新方能牢固如富貴家兒生來便有得用他看財物天然不愛惜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愛之護之讀書從辛苦中得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往往見人家子弟有於書一見便曉者多無成就有人自訟其過乎生所讀書不甚愛惜此是大病又有人自訟其過生平好讀新書不喜看舊書亦是大病李光地榕村語錄

附錄呂純陽勸讀書文

自陰陽開闢乾坤定位天、地人曰三才試問何以謂之才雲霞變幻星辰羅布天之文章也山川苗秀草木生華地之文章也詩書言語禮樂制度人之文章也如是謂之三才不亦宜乎人不讀書安能有文無文則不得謂之才是天地所鄙棄安可與三才並稱乎吾今以讀書十益不讀書五可惜普勸世人一曰明倫不知書者蚩蚩然犯倫者多知書者畏名義犯倫者必少一益也曰明理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不知書者瞶瞶然背理者多知書者識順逆背理者必少二益也曰知禮行止周旋各有禮存焉非繁文也不知書者不顧行止越禮者多知書者能慎周旋失禮者必少三益

也曰知恥君子小人之別在恥不恥之分耳小人不知書敗壞無恥之心君子知書能行有恥之事四益也曰涵養卒然臨之卽驚無故撓之卽怒無含藏無積蓄非知書善養者也寵辱不驚喜怒不形汪汪千頃莫測其深乃知書善養者也五益也曰有智識古今得失成敗之故具載典籍不知書者一事茫無把握事事毫無卓見知書者証古裁今懸如灼龜燎如指掌六益也曰不俗不知書者形狀猥言語鄙面目可憎不可近也知書者秀聚眉峰俊生口角神清度雅眞可親也七益也曰不愚不知書者交朋接友跼蹐難容語往言來緘默無對上形木偶塊然一物知書者揖讓雍容應酬次第談峰辨壘粲花競吐玉屑皆飛八益也曰取今之富

貴十年勤苦一旦蜚聲長安道上走馬看花榮親貴子俱自書來九益也曰得從之聲名或致君澤民功在天壤或著書纂籍名在人間骨可朽而名不朽事可傳而人與共傳皆因書得十益也富貴之家家風未替家學有傳遺金可守遺經可讀不讀書一可惜父母强壯之年衣食不必子分心經營不必子易志身暇心閒不讀書二可惜資性聰明丰標秀雅心靈智巧飽食煖衣無所用心不讀書三可惜無病無憂非老非幼良師在座益友同堂切磨不少砥礪恒多人生聚散未必日日如然不讀書四可惜有靜居有深館左名花右淨竹茗熟香清無非書味風清月皎總助文思不讀書五可惜嗚呼吾言此十益五可惜人亦何苦不讀書哉彼恨

於人事阻於家勢不能讀書者無論彼可讀而不讀者如面牆而立如蒙頭而卧如滅燭而行目盲心塞無識無知是謂不才不才之人安得與三才並稱吾故為世人惜之

續附師弟論

延名師　教子弟須延名師其學問深眼界高揣摩熟講究精子弟終身所需無不先時而盡為之備及至有成不煩另起爐竈且品端行卓可為子弟楷模名師益人殆難言盡今人每吝出修金使子弟從學庸師一時淺見遂誤畢生大事及子弟無成以為姿稟昏愚豈盡關姿稟昏愚耶試觀大匠之門恒出大匠師非大匠往往老而猶為拙工亦可知延師之所關甚鉅矣　少年讀書須

先明句讀（音逗）講字義即其所者之等虛字亦要有着（音咀）落尋出義味非名師不能早立根基爲後日大成地今人動謂子弟尙幼不必定擇名師豈美錦大衣高針工裁的好綿布小衣低衣工裁的好耶。

少年天眞內蘊知識未開如璞玉然經高玉工之手大材不至小用從無棄材所成之器分外精工經低玉工之手大材往往小用且多棄材所成之器分外粗惡子弟之從師烏可以不愼

**爲師勿誤人子弟**

人之子弟所藉以承先啓後關係甚大即不託我教訓存大道爲公之心尙當曲爲成就況既受人之託須當思人之事盡心盡力認眞開導不負專託之盛心果能成就其子弟光前裕後即我之恩德及人處積德昌後其又何疑若人以子

弟託我我或不願或我才學淺陋卽不可受人之託今人往往圖得修金草草了事或性糊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究之不能成己焉能成物致使人糊塗而來終於糊塗而去承先啓後一齊擔擱凡害人者不過害人之身此直害人之心并及數世包大尹斷以圖財害命之罪可爲庸師誤人者戒（以上並錄薛諳律勸戒畧）

先生不可褻慢

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父母生我之身尤藉先生成我之學故其尊與天地君親並重今人延師往往多出虛文吝財虧理而爲師者多係貧儒專賴舌耕餬口富家子弟遂或挾其可以更易之權有心奚落之必欲使先生謏己而後快又有從遊之日猶知敬禮至於故事而畏其尊嚴目爲厭物不欲

親近又有初從之日賴師開廸迨夫稍有所得便謂才過於師生轉易之心又有貧賤之日未敢忘師一旦富貴畏其有所需求便起厭憎種種薄情難以枚舉要皆所謂慢其先生也此等人必然學業無成卽使倖成而忘本負恩前程定不昌盛所宜切戒感應篇增得慢其先生註釋

某生少孤貧無贄就塾後寄食鄰邑東村蒙師憐而教之既長穎異過人時蒙師歿歸試遊泮每試必冠其儕文宗甚加器愛因問師承爲誰對曰得之庭訓故文宗贈以詩有淵源家學杏苑聯翩之句由是才名益盛人有問及蒙師者生曰受業多年所聞者性與天道耳蓋誚其文章不工也癸卯赴省闈寓請乩者生因叩之

仙判云杏苑何年望聯翩。只因家學欠淵源。東村笑殺寒酸相到處逢人說性天生見之黙然其同寓有知其事者共相傳播以爲笑柄士林咸薄之是科下第憤憤病狂遇人則劇談高論指地劃天語多不曉有詰之則曰吾言性天耳如是數年爲暴雷震死於師墓前作俛首謝罪狀

師道之尊尚矣故事師之禮內盡其誠外盡其儀以其成我之德與生我等不可忽也世有聰明英銳自恃才能傲忽於師而驕貴子弟且有奴隸其師者良由爲師者以餬口之故或面諛以爲容爲父兄者以吝財之心而菲薄以爲禮致使函丈無嚴憚之資而庭幃之觀型之自無怪乎桃李變荆棘而門牆多豺

虎也雖然師道立而負德負義如某生者又何可勝道耶漢明帝受尙書於桓榮及卽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几席親自執業榮疾帝幸其宅問起居撫榮垂涕榮卒帝臨喪送葬王者之貴尊師如此況下此者乎正統時祭酒李時勉爲宦官王振所害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石大用薊州人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況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竝釋之大用是秋中式太學諸生愛師如此況受業者乎夫爲弟子者當竭誠盡敬爲師傳者當盡心誨人師弟之道庶兩得之矣

續附先輩讀書程

正月

大學全至中庸素隱章止　易經乾坤二卦　書經二典　詩經二南　禮記曲禮至檀弓止　春秋隱公至桓公二年止　通鑑三皇至始皇終止　綱目周威烈王至漢景帝元年庚子止　性理太極圖至西銘總論末止

二月

中庸君子之道至終篇止　易經屯卦至泰卦止　書經二謨　詩經邶風至衛風止　禮記王制至曾子問止　春秋桓公三年至莊公五年止　通鑑秦二世至漢武元光五年止　綱目漢武帝建元二年辛丑至光武建武中元年丁丑止　性理正蒙至觀

物內篇十二止

三月

論語學而至公冶止　易經否卦至觀卦止　書經禹貢至夏書止　詩經王風至魏風止　禮記文王世子至禮運止　春秋莊公六年至卷終止　通鑑漢武元光六年至明帝止　綱目漢明帝至漢後主炎興元年癸未止　性理皇極經世五觀物外篇上至易學啓蒙三止

四月

雍也至鄉黨止　易經噬嗑卦至坎卦止　書經湯誓至咸有一德止　詩經唐風至豳風止　禮記禮器至郊特牲終止　春秋

閔公元年至僖公十七年止　通鑑漢章帝至晉烈帝九年止
綱目漢後主炎興二年至晉烈宗太元九年止　性理易學啟蒙
四至鬼神止

五月

先進至衛靈公止　易經離卦至睽卦止　書經盤庚至微子止
詩經鹿鳴至六月止　禮記內則至明堂位止　春秋僖公十
八年至文公五年止　通鑑晉烈帝太元十年至壬子南北朝魏
孝武永熙元年止　綱目晉太元十年至魏永熙元年止　性理
一至性理六止

六月

季氏至堯曰止　易經蹇卦至困卦止　書經泰誓至洪範止
詩經采芑至雨無正止　禮記喪服至學記止　春秋文公六年
至宣公六年止　通鑑貞觀十八年至唐文宗終止　綱目癸丑
南北朝梁中大通五魏永熙二年至唐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止
性理七至諸儒三止

七月

孟子梁惠王至養氣章止　易經井卦至旅卦止　書經旅獒至
唐誥止　詩經小旻至鐘鼓止　禮記樂記至雜記上篇止　春
秋宣公七年至成公二年止　通鑑唐武宗至宋太宗終止　綱
目唐高宗至代宗大歷十三年戊午止　性理論學一至論學五

止

八月

孟子以力假仁章至三卷上篇終止　易經困卦至未濟卦止　書經酒誥至洛誥止　詩經楚茨至何草不黃止　禮記雜記至祭統此之謂上下之際章止　春秋成公三年至襄公九年止　通鑑宋眞宗至神宗止　綱目唐代宗至僖宗中和四年甲辰五月止性理論學大至論學十一止

九月

孟子三卷下至四卷終止　易經上繫八章　書經多士至蔡仲之命止　詩經文王至假樂止　禮記祭統凡祭有四時至孔子

閒居止　春秋襄公十年至卷終止　通鑑宋哲宗至高宗建炎四年止　綱目僖宗中和四年甲辰六月至五代周恭帝卷末止
　性理論學十二至諸子一止

十月

孟子萬章全　易繫九章至十二章止　書經多士至周官止　詩經公劉至召旻止　禮記坊記至表記止　春秋昭公元年至二十一年止　通鑑宋高宗紹興元年至寧宗慶元五年止　綱目宋太祖至哲宗元符三年庚辰止　性理諸子二至歷代四止

十一月

孟子告子全　易經下繫一篇　書經君陳至康王之誥止　詩

經周頌全　禮記緇衣至儒行止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至定公九年止　通鑑宋寧宗慶元六年至理宗終止　綱目宋徽宗至寧宗開禧三年丁卯止　性理歷代五至治道一止

十二月

孟子盡心全　易經雜卦至末　書經畢命至秦誓止　詩經魯頌至商頌止　禮記冠義至末　春秋定公十年至哀公終止　通鑑宋度宗咸淳元年至末　綱目宋寧宗嘉定元年至元順帝終止　性理治道二至篇終止

# 朋友

總論

彪曰、朋友非一類也或道德文章足法或義俠篤信著聞或才能經濟邁衆三者皆賢友也數千萬人中難得其人焉畢生得友二三人卽非常幸事也不能多也雖年少於我當以父職事之雖貧乏寒微當以尊貴禮之不可以俗見相加也此外所常往來者則交際之友也宗族之中有焉母妻之黨有焉隣里之中有焉遠遊則有居停主人焉有事則遇得力之人焉居官則有同列僚友焉其類甚多也皆不能不交雖古人云多交多釁寡交少愆多交費財寡交省用理誠然矣然不可執此以疎慢人也惟以禮爲主而以淡佐之最忌者太親密也但遇吉祥喜事則慶賀之患

難死喪則弔慰焉其人不能無過端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不宜責備或有交財毋爭微利而遽疏讒言易生隙毋信人言而宿怨失禮於我原其忽略不加怨尤能如此雖多交也與寡交無異無甚費財也不如此吾見其孤立無助而且招尤矣

彪曰上士擇交必交其可畏可敬者非可畏可敬安能有益我之身心學問也中士擇交多交其等輩之常人耳不求勝我者也至於下士其所喜交之人惟便嬖善柔讒諂面諛者也善飲好狎佐我之歡樂者也博記淫書助我好色者也甚有無良之至利我資財則百計誘我造惡者此其初時皆令我極愛敬之及至事敗禍生雖悔無及矣或問可畏可敬之友何如也曰品行端方道德才

能可法喜以直規人過者也未交時皆令我可畏難親者人知之否乎

彪曰友之貴於益我者何故也未知之事賴其啓廸焉未能之事賴其訓誨焉經書不解賴其講明文藝不通賴其改竄小大過失賴其箴規死生患難賴其經營輔翼且益友之爲人其存心也必仁厚其行事也必好義設我貧窮之甚彼必能捐資以恤我也豈能得之於損友哉故交必宜益友也雖然益友豈易得哉必也多方體問擇之又擇一生得二三人焉足矣至於碩德大儒我當禮拜受教者又非一郡一邑所常有必當不憚走千里請教焉此又不在友之列者也

彪曰、今人皆云益友甚難。不知世非無益友也。我未具取友之才識也。才識惟何。一貴知人。又貴先施也。淮陰侯未遇時。屢受漂母之飯。及貴以千金酬之。母曰吾哀王孫而受食。豈望報乎。又鮑叔與管仲交。偶爲賈分財利。管仲多取焉。鮑叔不以仲爲貪。知仲貧也。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仲爲不肖。知仲未遂時也。管仲爲鮑叔謀事而多不就。鮑叔不以仲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管仲三戰三北。鮑叔不以仲爲怯。知仲有老母也。觀此則漂母與鮑叔。能知人。又能先施。且不望報。是交道之楷模也。嘗嘆今人交友。旣無知人之明。又無先施之量。偶有所施。旋卽望報。苟不報稱心。卽不悅焉。嗚呼所爲如此。卽尋常益友尚不可得。而況於傑遇

之賢友乎

歐陽修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吾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則至於相賊、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治事則同心而共濟、君子小人之交不同如此

先哲云、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氣親、淡如水也、故能久長、小人之交也、以勢利結、以酒食親、甘如醴也、稍久成怨

不宜妄交　漢朝覇求友王仲回、仲同不許也、魏張遼求友胡文德、文德不許也、晉孫秀求友社世嘏、世嘏不許也、古人愼交乃如

此、

何晏鄧颺夏侯元欲求傅嘏交而嘏皆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聲利口覆國之人也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多言而妒忌多言多釁妒忌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者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難於合者亦難於散易於親者亦易於疏故交在謹始

彪曰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故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益友

范華陽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矣自以爲有餘則日損矣

省心全要云與善人交或終身全無所得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

之間亦從而似之何也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甚易易也故必

近正人而遠匪類

謝上蔡曰申顏與侯無可交自謂一日不能少之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我之過一日不見此日即不得聞吾過矣

三國呂岱薦徐原爲侍御史岱有過原必力爭之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棄世矣岱復何由得聞過耶

忘分忘年交

服虔善春秋將爲春秋註欲參考異同聞崔烈與及門講春秋遂變姓名爲列服役每至講時竊聽於戶壁間烈心異之不辨是何人然素聞虔好學勤問疑此人必虔也欲知其確何術而可乃於虔寐未醒時至床前頻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

遂訂交焉。此可謂取益友之榜樣也。

先哲云、公沙穆才德兩優。因家貧不辭鄙事。一日爲吳佑賃舂。佑與之語。大驚曰、此眞賢友。吾殆不如。遂訂交於杵臼之間。

洙源曰、明湛甘泉、霍渭崖爲尙書。其時儒學訓導鄧德昌、乃二人同社友也。相見止論齒讓。德昌上坐。或市中相遇。德昌亦不迴避。有時同出遊。皆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素衣經紀其喪。因二公交厚。京中文武官無不弔者。

徐穉家貧。自耕隴畝。恭儉義讓。明德著聞。尙書令陳蕃立身方介。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寢之。去則懸之。

宋、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俱極貧。赴試同寢一席。每謁人更相爲

僕。噫、眞難得矣。後二人皆登第仕至叅政

友論云、蔡邕有異才。年壯時人咸以國士目之。王粲才雖邁衆。然年尙少體復短小、人皆不知其賢也。一日粲來訪邕。邕倒屣迎之。粲顧而笑曰、屣倒矣。邕曰、名公下顧、何敢不急相迎。不覺屣之倒耳。一座盡驚怪。邕曰、王孫有異才。吾雖年長、殆不如焉。家中書籍異日盡當付之。噫、若邕者、可謂能知人。而又能忘年以交友者也

才德貴吹噓

虎曰、賢士未必生通邑大都、或產於僻地山鄉。聲名未能達於牧伯、何況宰職六卿。太史公曰、巖穴之士、非附靑雲之友、烏能聲施於後世。韓退之云、莫爲之前、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故左思、張柬之、郭子儀、李翺、張籍、蘇洵輩、若非皇

甫謚狄仁傑李白韓愈歐陽修爲之揄揚安能名顯身貴也吾謂朋友之誼不止問疑析字飲酒會文苟有眞才當廣爲延譽使朋友之名廣博人間不至終身埋沒乃是友也今世之友不但不逢人說項每不挂一贊詞於齒頰間吾不知其何心也嗚呼交道至今不可復言矣　虒深服徐健菴龔伯通嚴灝亭之能盡交道也

患難相恤　狄仁傑爲幷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而其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行詣朝廷請代之崇質始得免於遠行

劉夢得與柳子厚俱坐王叔文奸黨事敗夢得貶播州子厚貶柳州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若遷於此窮地其母妄得

生平吾願以柳易播後因子厚請夢得乃改刺連州

先哲云廬陵張一鶚字毅甫與文天祥爲同學友天祥屢薦之一鶚不出及天祥遭禍路過吉州一鶚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子當同往至燕寓獄之近側三年供給衣食文山遇刑日即竊其首藏之他處繼收其骸骨火化而歸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與之言吾之骸骨感一鶚帶還矣已而果至後人謂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廷旦云楊椒山劾嚴分宜繫獄諸縉紳畏嚴蹤跡莫敢通一問惟徐子與行（諱中）時時具食相對輙欷噓泣下楊曰公無頻頻來此必至相累也徐曰所貴於友者正在此時也吾已置此官度外矣

麟趾曰蘇轍爲奸黨所害謫貶海康吳國鑑特築室館之竟至坐

罪國鑑亳無悔意俞若著守宜州黃庭堅謫居是州侍爲庭堅葺舍館治薪爨遣二子執經帷下竟不畏禍物論高之

楊榮從文皇北征（文皇永樂帝也）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隨焉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翌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所當然也上曰廣純非友乎乃不顧而去也

**周恤貧困** 江革家貧甚其友謝朓偶往視之時大雪見革猶敝絮單席朓即以衾褥與之并解所着衣衣之

樓護字君卿故人呂公無子而貧就食於護護妻頗厭之護流涕

語妻曰故人托身於我義無可辭毋生厭也

基曰朱暉與張堪皆南陽宛縣人也二人同在太學一日堪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君暉不敢直應後不復數見張既死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之子怪而問焉曰大人往昔不與張君友善何爲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盟於心何忍悖也

延旦云潘公定少時曾與趙某者同學頗相善及潘公以尚書歸里屢念及趙莫可踪跡一日出見一老攜杖而過遣人問之則曰趙某遂延至家以所衣輕裘易其敝絮詢其家計貧無立錐七十餘之夫婦藿食未嘗飽也卽命紀綱爲趙營一居歲贈米若干石

聞者謂公貴不易交老不忘舊今世豈易得耶

基曰杜一元與常允恭爲生死交後允恭以兵部主事歿於九江其母張氏年老無依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死矣一元之子杜環以父之好友留與同居呼妻子出拜解衣進食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張氏性褊急少有不愜每出怨言環誡家人事之益恭如是十年張氏將卒舉手向環謝曰累君已久願君子若孫蕃盛榮顯環爲殮葬如禮環果歷官至太常卿

## 友誼雜欵

柳宰曰朋友有過宜於私居密室從容和順以諫之勿得當衆直言激其堅執且以自取疎辱也

先哲云負死友者之害義比負生友者爲尤甚凡交友者共知之

禮記云寡婦之子非真見其學問才能異於他人勿與爲友所以遠疑也

元哲云厚時說盡知心須防薄後發洩

〔附錄〕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憾以明知己之學也逢人班荊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者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以爲豪譽耳一事不極怨謗叢生不如慎交擇友自然得力可爲近日趨名廣咬者警 顧體集

與朋友交只取其長弗計其短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挑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交之法溫氏母訓

朋友即其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不

得遂輕出惡言亦不必逢人愬說恐怒過心回無顏再見且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　願體集

小人固當遠然不可顯爲讐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材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　願體集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處於疎也　願體集

朋友既識得此人眞是君子一路與之訂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

節遽生疎薄卽令行己有眞不是處待我有眞非禮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家貧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日錄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謂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日錄

## 睦族

鄭氏曰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苦卽吾苦若貧窮潦倒之甚當委曲覆庇勿使失所其無子者苟可繼立擇親房繼立之無所歸者酌計策以贍養之

劉寀字子平每一歲於八月中旬治四餚一點酒一瓶會族人年四十以上者曰今日之會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因而間言入焉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或有嫌隙者彼此一見亦可相忘於杯酒間從容一會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三招之殷勤至意此亦和睦宗族之一法也

先哲云覓高燥地以甃宗族暴露棺立普祀堂以祭宗族無後者

皆美事也。饒裕之家。宜勉爲之。

韓魏公合族百口。賴公周恤。皆得温飽。竟無貧者。公嫁孤女十餘人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吾將俸祿恩賜。周急窮親。并置義田。以爲宗族久計。

（附錄）聯宗一事。頗爲近日惡套。以漫不相識之人。一朝得第。認爲同宗。凡所緣引。俱現在職位之人。而不必認者。即現在職位之

祖若父亦不與焉。此爲聯勢。非聯宗也。世情淡薄。本族弟兄叔姪尙置不問。何有於泛合者乎。勢在而宗聯。勢去而宗斷。不如君子以志同道合爲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同志可以爲朋同姓可以聯宗惟當以道義相聯屬不宜因勢利爲親疎耳　顧體集

## 睦鄰

彪曰待鄰里當謙和退讓不可較量是非苟能情意浹洽不但無口角爭端倘急難時且得匡扶救助之益今人可笑者一言語之微些小之過不能謙讓容忍因而報復相尋至不可解誤之甚也

彪曰鄰里與他人不同理宜和睦鄰里善也義當親之鄰里橫者禮當讓之必不可輕生嫌隙也

昔人云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其爲人可知矣

彪曰士人居貧困時鄉人不知其後日尊貴不加敬重一旦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讐以爲始輕慢我也殊不知我之平日鄉人中亦

有後日大尊貴者我何嘗知其後日尊貴而敬重之耶今不知自反止責望他人何背謬也

古人云居於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貧乏者多在我赫然異衆貧者羞澁必不敢近我亦何安之有

摺臣曰孔子大聖人其處鄉黨猶且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常見今之人稍居饒富微有功名於鄰里鄉黨之間便有許多尊大驕傲之態此器小不能承載大任之人也夫鄰里鄉黨最相關切一切美事皆賴贊成一切禍患皆賴散釋豈可尊大驕矜至於親友更宜浹洽若平日不肯聯屬設一旦有事則人將視我爲陌路誰爲匡扶其中或有陰險小人不但不爲排解即於此中生端激變

惟恐禍之不烈是我竟成孤注矣故鄉里鄉黨最宜和睦也
晉襄憲公諱滽致政歸營第宅前有老嫗敗屋二楹適當其門使
人從容求之嫗曰此吾死所也鬻則須徙老寡將安歸乎公曰不
必徙但去敗屋而更新之爾仍居焉且設厚宴欵之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乘出怒里人坐而不
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里人等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所
誤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立起
輙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何敢勞爾輩立起也民等意
史公猶倪公也是以未行廻避不意其怒也御史善其言笑而釋
之

附錄 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沼。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恤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一日爲讎人火其屋宅。鄰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訟獄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鄰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此平時暴虐所致也。袁氏世範

# 人生必讀書卷之四

灤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 德行部

### 立志

彪曰、漢帝光武云、有志者事竟成、只此六字、無窮美事、皆包括在中矣。

彪曰、學者工夫、惟立大志爲最急、能立大志、則心有所主、一切慾心慾事、不來侵擾、則心自不放、心不放則窮理而理明、檢身而身修、行事而事集、故立志爲學人第一工夫也。

眞西山云、學者能立志自勉、則氣亦從之、孟子曰、志氣之帥也、蓋

志强則氣亦强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帥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故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爲先陽明曰凡人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立志者精神心思凝聚於一處而不復知其有他然後此志常定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留不得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一毫浮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則浮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侈心生責此志即不侈以及躁心忿心貪心傲心吝心一切心生能責此志便消除矣故君子無一息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處非立志責志之地果能如此其去人欲如烈火之燎毛也

彪曰、視已之才能十倍於人者殺身狂徒也欲我之德行過人十倍者有志賢豪也視聖賢豪傑輕忽不在意中視卿相素封豔慕無已者鄉曲鄙穢人也視卿相素封輕如鴻毛視聖賢豪傑重如泰山者天下大丈夫也

先哲云士人立身事事從砥厲名節勤學好問起見則嗜慾自淡嗜慾淡則費用自省費用省則營求可少營求少則品行高品行高則人望之如泰山北斗

郭開符曰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人生頂天立地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便有宰相氣象如今人豈能即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便是豪傑爲

官可也爲士民亦可也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爲胡越志旣小安能成大事哉

基曰宇宙之內惟人最尊人者天地之心也天若無人陰陽五行孰與調爕地若無人昆蟲草木孰與生植主張天地斡旋化育人實有其才能天地並不限量我也只因人見不到因而自信不過不能立志乃自暴棄耳

昔人云匹夫一立志便可參天地奚必在位哉一言合天理是爲代天言一事合天理是爲代天工人之力量原大也惟在立志以擴充成就之耳

彪曰孟子云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明道云纔說我不能爲聖賢不能參天地便是志不立則所作所爲之事日流污下而爲自暴自棄之人也

古人云嘗見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嘗見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高志一定則低事不足以奪之也

彪曰志分大小志之大者則欲爲君子爲仁人欲澤及萬物此士君子之志不可責於農工商賈也然農工商賈亦當立志凡所作生理如猫捕鼠如雞抱卵實心實意不肯放過此立志者也不立志者則窮年嬉遊不思正事旣無所事則酒色是娛日事馬吊雙陸骨牌甚且賭博矣迨其後也名不能成利不能就家計日益困窮衣衫藍縷見正人則低頭不敢仰面噫何自棄也推其初只是

志不立止圖目前之快樂而已

開符曰士君子生天地間須卓然自立爲君父擔當宇宙扶植綱常倘不自振拔聽其昏惰或沉於酒色或逞於忿戾或流於荒嬉或趨於奸利浪費精神虛度日子又安能做得大事業數者之中色慾更甚切須嚴戒若能立志則諸般自退聽矣

開符曰天地間人與萬物都是與草木同腐的惟忠孝節義道德文章卓然與乾坤並垂不朽人奈何只爭一時之名利而不思不朽之事也不可解也

朱子曰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即不爲世之所棄頑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藥之需糞其穢矣施之發田則五穀賴

之以秀實灰既冷矣俾之洗滌則衣裳賴之以精潔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鷩之肉毛可棄也峒民縫之以禦臘推而舉之類而推之則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見棄於人總之無志而自棄耳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羅一峰曰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巳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巳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若徒以文章詩辭足以自立則揚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矣而果可厭人望乎因思世之宰相狀元何限一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無聞嗚呼此眞見道之言也吾性之中本有天地科舉詩文皆屬外物況學詩文

者有工有不工學科舉者有得有不得若夫道具吾心豈有求之而不得者一念覺悟察識擴充則邇人皆可以為聖賢即剛愎强悍至無賴者一旦悔悟固有今日為盜蹠明日為夷齊者孰禁之而不為耶

自誠曰今人不學自守先學隨時所以凡事苟且不能自立

胡文定與子書云人須效明道希文之立志明道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

章楓山曰吾人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便覺自警拔不為窮困所撓

王沂公諱曾三試皆魁首或羡之曰秀才中三元一生喫着不盡

曾正色曰、生平之志不在溫飽。故公一登相位便以擔當宇宙爲己任。人稱之曰、社稷臣也。

文天祥、童子時見鄉賢祠內歐陽修、楊邦義、胡淡菴神主。欣然慕之曰、沒不得與諸賢俎豆其間、非丈夫也。

附錄

男兒事業經業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呂新吾續小兒語

## 改過

徐偉長曰、才敏過人、不足貴也。博辨過人、不足重也。勇決過人、不足敬也。人生第一善行、惟勇於改過而已矣。

先哲云、成湯聖君也、伊尹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聖主也、吉甫賢臣也、以賢臣而歌頌聖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聖賢皆以改過爲優、不以無過爲貴。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惟不自省察、不知已過而不求改者、斯與善日遠焉。至於飾非文過、惡人諫諍者、斯爲下愚無忌憚之小人、必爲天所大戮矣。

彪曰、或者以少年偶誤、蹈於大過、負疚於心、久而不釋、若有不可

自列於完人者子解之曰子何惑也鯀頑嚚傲狠稱爲檮杌又以治水無功舜殛之於羽山禹思幹蠱胼手胝足八年於外三過不入元圭告成得紹舜而有天下鯀雖惡如檮杌竟至配天是後人能蓋前人之愆也夫兩人之身前人之惡可以後人之善蓋之豈一人之身前日之惡獨不可以後日之善蓋之乎故人有過能痛自洗滌勉力自新積善以蓋之則天與人將嘉其後善之不暇安能追憶其前日之過乎如素絹然雖有污膩澣而去之加以彩色人第見其彩色之美不見其有污膩之跡矣後善蓋愆何異是乎其人謝曰今而後吾得釋然於心矣微子言吾幾不得自列於完人也

先哲云人雖甚怒其人而見其人之怵惕自咎則怒亦自止人雖棄絕其人而見其人能引咎圖新則絕可復收而況夫天心仁愛安能有恐懼修省改過遷善而天不加矜恤者故曰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省察己過　彪曰每日搜尋自己過端每事搜尋自己過端方見得己有不是處倘不自己搜尋縱有大過不自知也且說自己所為皆善

麟趾曰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方能改過也

喜人諫諍　彪曰人生過失每日有之每事有之但苦不自知親

族朋友但背後非議。又不肯明言。恐我之不悅。故過雖甚多不自知也。君子於此。當開心見誠。虛懷下氣。密訪於人。且告之曰、君能告我之過。吾感謝無涯。不必慮我之不悅也。能如此。屢告於人。亦必告我以過矣。

先哲云、諸葛武侯爲相。集衆思廣忠益。每以所失布告朝野。更謂僚屬曰、諸君能攻吾之過。則事可立也。

先哲云、皇甫謐少時遊蕩不學。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教子。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與何其自棄之甚也。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躭玩典墳。居貧帶經而鋤。以著述爲務。名乃大顯於當時。寇準少喪父。喜遊蕩。學劍田獵。太夫人流涕教之

不改。太夫人怒以大秤錘擊之。錘墜足背。足傷。因此悔悟改過。從師勤學。尋登第。貴至宰相。每遇太夫人忌日。解足觀痕。大慟終日不食。曰、非吾母嚴厲訓誨。吾安肯改過。有今日也

徐華亭督學浙江、一生員文中有顏苦孔之卓句。華亭批其語曰、杜撰。置之四等。發落時、其生員面自陳曰、顏苦孔之卓。句出揚子太無經。非生員杜撰也。華亭即立起曰、本道僥倖太早。實未嘗讀古書。係本道錯誤。當即改爲前列。附一等。未浙士皆嘆服。聲名大顯焉。

改過須加刻苦工夫

彪曰、人不能改過。必竟是貪戀嗜慾。故爾因循退縮。不肯加勇猛振作工夫。須提起千鈞之力。心中時時想

非禮勿視四句口亦時時念之更須將性中慧劍斬斷無端自起之惡意可也

彪曰、先哲有言疾苦不能支持之時罪患未解釋之時未嘗不反覆自省平日所爲某者大過某者小過其欲改過自親悔恨之至者有之至病患已寧罪戾已脫則不復記省所爲罪惡無異往日此無他過惡皆從嗜慾中來嗜慾是適心快意之事人安肯舍適心快意而爲檢飭謹畏自反自責之事也是以寡過者之難也然舍此一途卽無上進之路矣

### 自反悔過榜樣

甚曰、王文成公初第上安邊八策世稱爲訏謨晩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也

韓魏公宴客（或云趙清獻公事）見一營妓插杏花戲曰髻上杏花眞有幸妓應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席散公命一老卒喚妓已而悔之呼老卒卒尙在問曰汝未去耶答曰吾度相公必悔是以不去今人豈無一念之差所望在轉念之悔也

魏鄭公薨（公諱徵）唐太宗自製碑文幷自書之後被讒言詔令仆碑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不當仆碑乃嘆曰若魏徵在必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任過救人　沈麟趾曰嘉靖中葛守禮爲陜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塡老疾當罷册籍已送吏部公面請吏部留之吏部曰計簿出於藩伯何自欲改易也公曰此邊吏也去省甚遠徒據府縣文

書登簿今見其人年尚壯過在布政司輕信府縣不加覺察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認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明世大計先送策於吏部至期仍親往吏部面議屬吏賢否

附錄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拭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湯潛菴語錄

責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

也。顧體集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魏叔子日錄

# 責已

先哲云君子未嘗無邪念也隨起而隨滅則日用何虧小人未嘗無正念也明知而明悖則禽獸不遠

昔人云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

漢奉曰人能常悔往事之非前日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德日進不然則日流於不善矣

責已在自求已過不求人過　彪曰聖賢無他長只是見得已多未是所以孜孜悔過遷善而爲聖賢凶惡之所短只是見得自已是而人多不是所以刻刻怨物尤人而爲凶惡曾三曰世人皆言人心難測而不知已之心更難測世人皆言人心不平而不知已

之心更不平苟非細察安得知之是以聖賢貴省察也而無如能省察者之寡也

彪曰一士嘗動氣責人王陽明儆之曰學須反已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且人正不可責也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故後來象亦能改也若止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掩慝乃惡人常態反去激動他惡性如何感化得觀此則責己固有益不反責人又大有功也

晁以道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非是勉強禁戒也日夜檢點自己身心稍有不到便有過失安有工夫檢點他人過耶

揩臣云耳能聰目能明吾身之至寶若不用之以內照而反用之

以求人過。端是以我之好書美鏡、徒借人用、而不自用、豈不可惜。

王恭武公有小錯誤、御史中丞孔道輔劾之。乃降調出鎮於外。久之道輔卒。客謂恭武曰。害公者死也。公愀然曰。我有過失。孔公以盡職劾我。豈有心害我哉。直臣難得。朝廷亡一直臣。甚可惜也。豈可存怨心哉。士大夫聞之。無不服公之量宏德厚也。

御史唐介、劾文潞公過失。仁宗怒。詔送法司訊之。坐貶。潞公上請於帝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介既貶。公亦罷相。未幾復召潞公為相。公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介。臣不敢行。仁宗用其言。亦起唐公。壽至大用。潞公之德度過人遠矣。

范忠宣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當

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自責在勿視非禮　先哲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蓋人見美食而必嗜見美色而必視見錢財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惟能非禮勿視則無妄想無妄想則無過舉矣又云見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見時心必喜既喜則如地中已下種子矣

責己有實際致功　彪曰人雖至愚當疾病患難時必不重色財名利而反輕其身至平居無事時既有其身又不能不役役於色財名利而且以身殉之是何也蓋人自知識既開以後見慾即趨莫能止抑正如蛾之趨焰無一息之停惟疾病患難之時暫能遣

去而疾消難退未必不能如前日何則目前之慾易貪他日之患未形也欲克己者必須求有道名師指我觀心察性功夫使心有所專向方能斷去嗜慾不然雖能暫時愧悔不久復如故矣

**責己在久久實功** 謝上蔡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問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上蔡曰只求去個矜字伊川曰何以止用功於此謝曰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裡若去得此一病他善方有進機伊川大喜因語在坐者曰謝子爲學可稱切實用功矣

薛文清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蓋人各有至死不變之偏質慣發於不自由之病痛要在用十分之力斬絕勦除更加沉潛涵養之功消磨病根庶幾可也

虛齋曰、元城於不妄語三字。行之七年。方能實踐。

不事外物方能自治。先哲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求好。惟自家之身與心。卻不要好。不知求得外物好時。自已身與心已不好了。

存心養性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看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范香溪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藐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蜀山人十年不

起念遂能前知此無他、虛爲之也。故性虛則靈、室則暗、夫心者神之舍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故欲心虛在乎無欲

唐元初曰、雷雲風雨、參錯交動於天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於一身、而吾心之本體自若。

先哲云、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淸、徹去妄念、而天理自著。

王陽明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欲使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外好詩詞、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詞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先哲云、人生精神命脈、元是具足、但入聞仁義、出見紛華、東奔西鶩、疲精竭神、是以兩無所就、欲事之成、須是專心致志、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庶幾可也

先哲云、天下國家無物不可以感動只是自家發心不眞此心旣眞可以貫金石孚豚魚況於人乎然人豈無好心只是夾雜了所以不能感動人是以心貴純一也

王陽明曰、令人如一日之間私欲紛紜千頭萬緒不可名狀然其心不外好色好財、好名、三者學者徒泛泛用功而不於此三者搜尋勦除正如芟草而不去根也弟子問曰、好色好財好名等心固是私欲若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財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决無有做賊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刼

盜之心一毫都無了有甚閒思雜慮此便是寂然不動未發之中自然發而中節先生此言乃克己之實功

彪曰心量至大能包天地者此心也心又至小不可容毫髮之私者亦此心也

彪曰心不至道則聲色名利羣起而來侵擾於我心心一至道則數者皆去此如太陽出而魍魅自消又如見黃金必不爭碔砆也豈非居重馭輕之良法乎不得其法而欲數者之不營營侵擾於我心不可得矣古人謂虛器入水水能入實器入水水不能入者蓋有見於此也

先哲云惟學可以存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

持此心、

彪曰當知內重而外輕。毋使物大而我小。

彪曰多事易。省事難。以常人之事。皆自嗜慾與意氣中來。故省之曾極難也。然則眞欲省事者。惟當先治其根源。始易為力耳。

彪曰榮辱生於心。不在於世也。故世上之炎涼易耐。吾心之榮辱難消。得失起於心。不在於境也。故境遇之順逆易齊。吾心之得失難去。陽明子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語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溪壑易填。人心難滿。

彪曰天下美惡妍醜之形。起於事物者固多。起於吾心者亦不少。蓋心有所主。好惡取舍先變於中。則事物之美惡妍醜。亦從吾心

而變子瞻過沂陽聞其猪味極勝命使者市之及歸猪夜逸去使者畏罪市他猪以償給子瞻曰此沂陽猪也子瞻烹之享客客皆有一沂陽於心無不嘖嘖稱美者及後事露始知其非是也乃自笑矣故嘗有言曰食中有蛆人見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察之始知不起於蛆而起於我心矣又曰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實未嘗與我接也嚥與唾何爲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心乎知其生於心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可也學者於此豈可不加存養之功哉今有人於此吾愛之則極口譽之惟恐人之不信及旣惡之則極口毀之惟恐人之不從何其先後異轍乎豈特於人如此於物亦然同一冠也當其高

時則見其低者而笑倘少低則必艴然不悅矣當其低時則見其高者而又笑倘少高則必不樂殊甚矣何其前後異心乎此無他好惡取舍旣變於中故物之美惡妍醜亦隨而變之心之爲物果若是其無定哉故大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不正而萬事皆邪僻矣

彪曰天下萬事萬化無不從心而生心之所至五臟六腑爲之化耳目形體爲之變況於他乎波斯人發古塚見骸骨已盡惟心堅如石鋸之中有山水如畫傍一人憑欄注目也丁令威修眞於靈虛山愛鶴之飛翔自得思欲化之後果化鶴而歸其詩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年千歲今來歸城郭是今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非其心思之積而若此歟。李龍眠善丹青。酷嗜畫馬。作百馬圖。揣摩想像。幾至忘餐。忽日中猶卧未起。一友怪之。從窓隙視之。見龍眠已成馬形。及寤始還本質也。友以語龍眠。龍眠懼甚。自此終身不敢作馬想。一貞女以夫久客不歸。懸望之殷。抑鬱成疾而卒。用火化之。而心已成石。石有貞女望夫之像。一鄉人田產爲豪强侵佔。無可申訴。憤恨成疾。思變蛇以害之。治棺命匠開一隙。匠人以告豪强。豪强恐。置酒謝罪。盡還其田產。鄉人大喜。徐吐出一蛇。而病亦愈。此皆用心偏僻。不得其正。其流故至於此。是可悟心之爲物。旣虛靈莫測。更變化無窮。或自有而之無。或自無而之有。或自實而之虛。或自虛而之實。或自靈而之蠢。或自蠢而之靈。或身正

而之邪。或自邪而之正。隨其所至。曲折以從。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甚矣。心之不可以不操存也。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買舟送之。中有士肆談無忌。譏誚儒者。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既去若不識其人。次日定山大慚愧云、先生治心之學如此。其至也。

彪曰、至大之惡。皆由於一念之差。凡一惡念起。自心亦必不安。起念是妄心。不安便是覺心。此人鬼關也。順從妄念。即是鬼路。克去

妄念即是人路顏子克復之功曾子無欺之學不過加意於此而已矣搢臣曰體認天理只在我心安不安上即此一語心學已完

安命

總論　搢臣曰命應富貴者美好之事不期而至無意而得隨機湊合非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好之事將成忽敗已得復失動輙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乃知富貴貧賤皆由於命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而譏處逆境者之無能矣

王龍舒曰人皆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不須爲小人而必欲爲小人爲君子則人喜之神佑之禍患不生福祿可永所得多矣雖有時而失命也非因爲君子而失使不爲君子亦失也命有定分故也爲小人則人怨之神怒之禍患將至福壽亦促所失多矣雖有時而得命也非因爲小人而得使不爲小人亦得也命有定

分故也能知此理則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彪改前人語云或問何如是命曰命與性通命之美惡可於性情檢之性喜讀書者其命必顯榮性善生計者其命必豐富作事忿戾者招禍之命也所爲强暴者凶死之命也心慈者壽必長心刻者壽必促性術奸回者末年必貧困行誼孝友者子孫必順恭此其感召毫髮不爽往跡可驗也士君子惟修德以回天積善以增福盡性以致命庶幾可乎

彪曰饑寒困窮富貴壽考人皆識爲命之所致獨有數端實由命而人不知者子之不孝妻之愚頑婢僕之不得力而多遁逃素循禮法而每招是非極意爲人謀而每招怨謗本無其事而人以惡

名加之本無其事而人以美名歸之一斟一酌皆命所致人止知大事有命豈知毫髮細事亦無非命乎

彪曰諸葛武侯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范希文於當為之事為之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而在天者孔子不能興東周孔明元德不能恢復漢室韓范富歐同心輔政而不能致宋世於三代皆有可成之才有可成之理而不能成者也故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死生

彪曰金華施茂之有子聰俊善讀書能文章茂之甚愛之年十九而夭茂之終日號泣後偶至省城遇一抄鐵板數者人皆贊其驗茂之以其子生命令對之對至十九而無數矣乃知數已

前定不復悲泣也又蘭谿趙有良爲其子揀數至二十歲而數窮有良問何以無故答曰或壽止於此越數日有良之子聞之大不悅欲毆其人衆解之乃止後至二十一歲以細微口角不勝忿怒無端自縊而死

箴談云卜珝精通易理郭璞見而奇之私嘆曰吾弗如也可惜不免兵厄珝聞之曰吾四十一爲將當受禍不能逃耳璞因曰吾禍在江南亦不能免珝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爲將也後珝爲劉聰將兵敗死於晉陽璞亦以公吏爲王敦所殺術雖精其如禍之不可避何

財帛　彪曰命之理有極奇異者焉余嘗見富者數人凡公田輪

收其年值彼收租田必豐熟而所收勝於尋常與他人大異越數年值其收息又大豐又越數年亦如此眞異事也又嘗見貧者數人其年值彼收租田必旱潦而所收不及一半越數年值其收息又大歉又越數年亦如此眞異事也又嘗見數人以錢貸人不甚揀擇貸彼錢者耐於使用一可當三以之經營多順利焉故不必索取而人每以數償還在在皆然可異也又嘗見數人以錢貸人極其揀擇貸彼錢者隨手耗散不耐於用以之貿易多虧折焉至期索之每無所償在在皆然可異也噫命之奇異如此惟親見其異者方知之吾願人細察焉順而聽之則心安意適也

文帝夢欲昇天有黃頭郎推之乃得昇後見鄧通類夢中所見者

遂大愛幸之。或相鄧通應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至景帝時獲罪被收。竟餓死於獄中。命安可逃哉。

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置金釵二股於上。瘞之地中。爲客於外。不虞爲子窺見。竊發之。覗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父歸。發甕。金數不減。而金釵在於甕下。問妻。妻亦不知。其子後自言其故。衆相駭嘆。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耶。

子嗣

虒曰。一至親無子。家富饒。每娶妾。必細訪能生子者。然後娶之。至六七人。而終無子。偶生子。亦不育。無可如何。乃漸遣去之。轉適他家。即能生子。且或連生數子。余目之所見。不止此也。歷歷

可數者十有餘人乃悟命之使然也

妻室　韓穉圭門客名郭注者有美才魏公甚愛之一爲之求室即大病五十未娶魏公多方爲之求婚旣成其婦人輒死公賜以侍婢未及門暴死蓋其命當無妻也

疾病　虎曰余造元星入命且帶煞畢生病無虛日此病將已他病即至如演戲然一齣又一齣綿綿不絕宜不壽矣然八字印綬生身宜有壽五星則令星逢生旺宜有壽金爲壽元星適泊於命度宜有壽所以雖遭重疾而終得壽者命使然也又余女渭姬以厄星入命宮兼之十干化曜度主化刑身主化囚又日干甚弱是以窮年疾病百般治療無以濟也命之不可移易如此惟有安之

而已

**官爵**　涑源曰、趙涓精奕。號爲國手。憲宗素愛之。其時又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盒貯賞資。勝者得賞。涓連勝稽首領賞。兩人夜詣涓求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主上。今公連勝。吾兩人美名成矣。即再勝我等。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於何地。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乞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涓先與一人奕。故佯北一局。其人叩首拜賞。開金盒。則中貯錦衣百戶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欲官趙涓。涓竟不得。其二人亦一人得。一人不得。其得者又係低手。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耶

瑄曰、韓稚圭、每誡其子曰、貧賤富貴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依附。而每遭人主爲知已。今忝三公。乃知命有定分。不必枉道以求也。

**奴僕**

彪曰、奴僮優劣、皆關乎命。余置奴僕。初來時俱覺循良。一年之後。其心性行事皆已改變。以恩待之。愈知桀驁。逃亡而兼竊盜者。指不勝屈也。亦命使然也。乃知人之一生。皆命主之。縱有奇才異能。不能脫其束縛也。惟知有命。庶免愁煩矣。

**死後有命**

大與曰、人不獨生前有命。死後亦有命。有生前名聲大著。而死後卽寂然消歇。或更有暴其短者。有生前殊不知名。而湮至死後。或湮至數百年之後。其名大著者。昔武才人之高祖名

武居嘗遇一術者相之云郎君骨法當刑然有身後名八十年後一女起家暴貴君名自此著然則四五世以後之事皆著於面非命主之乎今人不知命且不信命不安命勞勞一生愈巧愈拙請以生前死後俱有命之說告之或庶幾其一悟耳

**命有變通**　彪曰記一談星者語云四柱五星雖佳而富貴之低昂不可一定當分地方風水看之風水雖同而富貴壽夭不能一定當分祖功宗德觀之然後吉凶有准此談星最確之理也

## 立命

彪曰、或問數有前定之說。又有人定勝天之說。二者孰是孰否。將何適從。余曰、二者道並行不相悖也。夫萬物有前定之數。一人亦有一定之命。不必言矣。然其中又有員機可轉移也。而不可爭衡也。所謂人定勝天者。言積善也。所謂不可移者。言智勇才辯不足恃也。蓋理者數與命之綱也。人循理而修德。是握二者之綱矣。綱一舉則目隨之。數與命聽我轉移。何能前定我乎。若夫智勇才辯。乃人生之小技耳。雖超羣絕俗。俯視一世。亦不能與氣數爭衡。聽之猶可。若欲與之相抗。必大敗焉。適足爲貧賤之資。愆尤之本。此前定不可移之說也。

彪曰、俗言天事居其半人事亦居其半者何也如人之數當老於書生朝而溫夕而誦學焉不輟工旣勝人或得一命之榮有其理矣若云宰輔亦可自我爲之斷未然也又如人數當有田十畝始勤終儉操持不懈或可得二十畝之數焉有其理矣若云千萬畝亦可自我致之斷未必也乃知天與人各操其權盡委於天者固非過任乎人者亦非也

賢弈編云、廖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一大神不備刺（刺即今之謁帖也）閽人曰無刺不便口傳廖索之袖中忽得一刺乃宣教郎廖某覺而記之後登第選職果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愁官止此不欲行親友勉其往乃質之文公文公指案上物曰人與物不同如

筆止能書字。不能變尺量物。箭止能射。不能代籥成音。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少爲跖而老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後德明官至正郎。

調元云。張畏巖、江陰人。有聲藝林。甲午應試不第。詆詈試官。以爲瞇目。有一道者在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之。道者曰、作文貴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虛心請教。道者曰、功名有命。然亦可以轉移。張曰、天命安能轉移。道者曰、賦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能虛心謙讓。以格天心。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得有錢行善。道者曰、陰

功善事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善卽充滿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如何不自反而反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大改前非多行善事後數年果中式

漢太尉周亞夫爲大將軍尊貴無敵或相其當餓死人不信也後果以被讒無辜下獄憤惋不平胃口閉塞數日不能飲食而死餓死之相驗矣孔明自知壽算將盡以太乙法延之燃燈四十九盞獨命燈一盞忽焉爲人所滅竟不能添壽裴度少家貧生來得餓死相遇一術士曰看君之相心術人品俱極端方但相犯騰蛇入口雖得中貴不免餓死可惜哉術者又曰相雖如此可以陰德改也度後至香山寺拾得玉帶乃一女從宦家借而爲父贖罪者度

候其人以還之後。相者遇度大驚曰、君相改矣。此後當得無限功名福祿。或問於彪曰、此三人皆係賢豪。亞夫、孔明皆不能挽回天意。度獨能改凶為吉者何也。余曰、此亦有理焉。可推而得也。亞夫與孔明。其稟性嚴毅。事事皆從義決斷、不肯少有假借。且以握兵權。殺伐多。無分外活人善事。足以感格上蒼。度稟性寬仁。以至窮之人能還物以活人生命。故上蒼嘉其懿行。改凶命為吉命。理之自然也。

## 撝謙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攲器焉、謂子路曰、試注水焉、中則正、滿則覆、喟然曰、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滿而持之之道也、

彪曰、山以高崩、谷以卑安、故君子不敖人以不知、不愧人以不知、不敢求勝人以居人上也、誠以驕為凶德、傲為桀行、百惡之根、皆由於此、古人所以諄諄教誡人也、而有功名富貴者、尤切忌哉、夏桀、商紂、趙括、楚子玉、惟犯此惡、故皆致殺身辱國也、

彪曰、天道忌盈、鬼神惡滿、持身涉世、惟有退一步法、最討便宜、昔

人云能退一步始能盡數步也

彪曰謙虛者能求益已知而常若未知已能而常若未能故每能諄諄下問以增益其所知增益其所能自滿者不但不肯下問即尊長切教之不從也遇事錯誤親族極口諫諍不聽也其獘總在不知已之愚昧而反自高其所知不自知已之拙陋而且自喜其所能此夫子所謂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槩觀於世十人之中九人犯焉竟不自知眞可嘆也

彪曰聖賢豪傑有眞榜樣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曾子將終諭弟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眞聖賢豪傑榜樣也凡聖賢豪傑未有不謙遜

小心者惟小人則不然小人每自謂吾才高吾識老吾行事有何差錯何必小心敬慎吾即有過亦不懼人指摘噫此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也先儒有言自古聖賢豪傑無不從戰兢惕厲中來舍却戰兢惕厲更無豪傑作用書紳集云眞英雄敬慎謙恭假豪傑負才使氣人何不以聖賢豪傑爲榜樣而甘爲無忌憚之小人也

彪曰謙有實理不在儀文儀文之謙非眞謙也榜樣皆在古人指出即可見焉周公以天子之弟位居首相又具聖人之才其虛懷求益也朝見士數十暮見士數十一飯也而三吐其哺一沐也而三握其髮此眞謙也夫子使漆雕開仕漆雕開以未信辭此眞謙

也。子房求黃石公教誨。半夜往叩者三。每以到遲叱而不教。子房安然順受。不驚不怒。此眞謙也。劉玄德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不以孔明爲自尊。不以已爲卑屈。此眞謙也。明太祖召徐達夜飲。命左右强使之醉。既醉。命內侍送至舊內安寢。夜半酒醒。問內侍曰。所寢何地。內侍曰。此舊內也。（舊內者太祖爲吳王時所居室也）達即起北面稽首謝罪而出。此眞謙也。夫謙之實際。在有功不居。有勢不恃。折節禮賢。勤學好問。窮而在下。師賢取益。以修其身。達而在上。親賢取益。以盡其職。如此方可謂之謙也。豈在彌縫世故。拜望殷勤。巧言諂笑。遂足以盡乎謙之道哉。

袁坤儀曰。易言人道惡盈。鬼神福謙。書曰。謙受益。滿招損。余每見

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之氣質。辛未會試、嘉善丁敬宇年最少。見其謙虛自下、令人生敬。余告費錦坡曰、敬宇必第矣。費曰、何所見也。余曰、惟謙受福。敬宇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受侮不答、聞謗不辨。謙退如此、天必佑之、豈有不貴者。已而果然。丁丑、余在京師、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岩時攻其惡、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公心既謙、福必及矣。已而果然。壬辰歲、余入覲、見夏建所、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語人曰、夏建所溫恭若此、天將啟之、必榮貴矣。及開榜、果如吾斷焉。由此觀之、惡盈福謙之理、洵非誣也。

大與曰、古銘云、恭則壽、此是實理。我常見龐眉鶴髮之人、必有謙

抑恭敬。沉潛簡重之色。彼輕浮驕肆者。往往夭折。自古才子不永其天年。總是器小自滿耳。此理毫釐不爽。後生有才者。宜再思之。王梅溪、羅一峯兩先生中高科。報家信書中。俱以倖得高科。諄諄囑家中不可妄自尊大也。王沂公曾中狀元時。寄書於父曰。曾忝居第一。是先世積德所致。非曾之才。大人不須過喜。及第後還家。太守令父老妓樂迎之於郊。公易服乘小驢。由他城門入。館往謁守。守驚曰。已遣人郊迎。何便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公祖迎迓。是重其過也。故從此道入謁耳。守嘆曰。先生謙退如此。非人所能及也。合觀諸公。皆不以登巍科為榮。而謙抑貶損若此。此其德量過人遠矣。今之士人。些小進步。便揚揚不能自持。安得有

受用乎。

彪曰趙忠定冠多士。謂中狀元也其父德莊、亦官於朝。賜宴歸。德莊戒諭之曰愼勿以一冠先置胸中。眞金石之言也。噫今人不但自置一大魁於胸中。亦無不自置一進士舉人於胸中者。彼自以爲合當如此。而不知乃壞品之根。造惡之本也。欲成大器致大福者。必不如此。

彪曰宰相自唐以來。尊貴之至。謂禮絕百僚。親族、朋友。不論長幼。見者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彪謂此體統之最劣者也。獨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則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於門。視其

上馬乃還此大賢之行以天下治平爲已任不爲習俗體統所移、者。

白沙曰、史稱曹武惠位兼將相不以極貴自滿遇大夫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雖下士不呼其名平定江南歸里全不以爲功遇親故曰奉勅往江南勾當而歸也其謙抑如此安得不令人景仰云

## 學問無窮虛受則進

彪曰、泰山高矣而泰山之上復有天乃知德業雖高更有高於我者滄海深矣而滄海之下復有地乃知學問雖深更有深於我者王陽明曰、泰山不如平地大言高而可見之爲大不若平而難測者之更大也故知學問無窮不宜自滿

韓退之師說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

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不後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前後生於吾乎。

彪曰、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知謐學勝已。就謐請業。執弟子禮。不以爲愧。識者大贊之。余嘗語人曰。師原不論年。亦無定分。相隔多年。弟子才能學問果勝於已。安可不轉行弟子禮而師事之。虛心受曾者。原當如是耳。

彪曰、周茂叔之父與王君貺相契。茂叔以貺爲父之執友。一見便下拜。未幾。茂叔與其徒說易。君貺在房中聞之。乃出曰。吾始不知公學如此。妄受公拜。今公之學問。可爲吾師。當轉拜茂叔。走避。乃

止後君既終以師禮事茂叔古人虛懷受益不以年齒大小如此孔子與門人語常自稱名漢李固與弟圖書猶稱名今人稱名偶誤往往令人指責何若謙之為愈也

富貴不可極盛

大輿曰凡人到極富貴不獨天道忌盈即一身受享太過亦減子孫福澤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敗即塗地矣嚴介溪父子可鑒

彪曰泰山之下東海附焉衡山之下洞庭麗焉大高之下必有大深也故大榮者即大辱所倚大福者乃大禍所伏庶人之家雖有奇禍不過破家而止而公侯卿相禍至或殺其身或且門滅戶誅焉福大禍亦大也方其得志而欲極榮貴也守令則望臺諫臺諫

則望公孤。及其禍發。則求爲庶人而不可得。極富亦然。噫、何不於將盈將滿之際。而愼以持之。謙以守之。使不至於極持可也、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公生極貴之家。富冠海內。惟不入於驕傲二字。庶幾可保富貴矣。後竇氏兄弟終不能如駰所戒。故罹於禍患也。

## 去驕

彪曰石勒欲滅王浚謀於張賓賓曰君公地廣兵强浚必畏君畏君則守備必密不若卑詞遜語奉表以驕其志志驕則守備漸弛庶可圖也石勒如其言竟滅王浚唐高祖李淵欲取天下時李密竊據一方兵威甚盛遺書高祖自欲爲盟主高祖一於温大雅大雅云答書宜極推尊之以驕其心密得書果甚喜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後果爲太宗所殺乃知驕盈侈汰是人生禍敗之根而謙卑自抑乃凡人獲福之基也

齊中書郎王融自恃有才年未三十即望爲公輔常嘆曰安能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又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後被誅時年

甫二十七也。觀此則心雄胆肆急於前進者可以鑒矣。

先哲云、凡人行已無大慚者。不可自恃以褻慢鬼神。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並未言可以褻慢之也。每見輕褻鬼神者常招奇禍。阮瞻作無鬼論。自以爲識超古今。一日有客踵門求見。談論之間。使瞻不能應對。良久論及鬼神。瞻乃堅執不以爲有。客忽作色曰。鬼神之事。古聖皆重之。故天地有郊社。宗廟有禘祫。望山川。徧羣神。告報祈禳。罔有缺典。子獨堅執謂無何也。吾即鬼也。忽變爲異形。須臾不見。瞻心由是大懼。月餘遂卒。

## 謝名

彪曰、予作好名箴云、庸衆之人、恐不好名、自非好名、為善無因、賢人君子、又恐好名、有意為名、善必不誠、必行奇行、以盜虛聲、必騁誇言、以欺世人、飾無為有、指虛為盈、乞醯賣直、哇肉求清、攫鱗觸怒、朋黨招刑、甘心水火、不避刀兵、原其所始、皆在好名、惟彼至人、浮雲名譽、能隱能彰、安閒逸豫、

彪曰、古書云、盛名必有重責、又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之所深惜、名太盛者、必有物焉敗之、彪閱書至此、心亦疑之、反覆細思、得其理焉、孔子亦且貴名、苟實與名稱、造物何忌之、其有物敗之者、必無實者也、若果如此、不特有物敗之、更有甚於此者、蘇子瞻不有

言歟曰無其實而有其名者無後甚可畏也今人家苟富饒父母無有寸長且多罪過親既沒則倩人爲行實羅列美名男則幾並顏曾女則竟同孟李究之毫無一實也又有好名者揑造僞事多方行賄營求入史此非孝也爲祖父造惡也更有無良者將他人已刻之書改換已名公然流布毫無愧恥又有昧心子弟持祖父之富貴芸窗雪案毫不加功學淺文陋專意購求關節夾帶文章聯絡坐號雖僥倖得科名其如天人交惡何後日必有物敗之不得科名之益且有無後之報乃知造物忌名非忌有實之名忌無實而盜得之名也

彪集先人之言曰名盛則責望重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

早夭非罪而得禍种放聚徒講學其母戒之曰爾切勿爲此必招謗言陳希夷亦戒之曰名者世間美器造物之所深惜名之將成每有物以敗之放不能聽晚年果因弟姪兼并爲王嗣宗所劾大喪聲名此無他好名過甚之報也

刻書著書功罪總從名起

彪曰天下之善莫大於鐫行前人好書何也他善事不過及一鄉一邑而止而我爲傳之傳之天下長天下人之學識則天下受其利傳之後世長後世人之學識則後世享其利豈僅一鄉一邑之善可比哉功大者報必隆觀孔子删書正詩衍易筆削春秋而享萬世祭祀之報尊崇過於堯舜彼刻書者雖非此比然既能傳古人之書其功亦大自可想見其福報

之優崇也天下之惡莫大於沽名而妄著陋書書既庸陋實能壞亂精微之理巧計求行世人有識者少無識者多是非美惡莫能深辨遵信流傳致使前賢好書爲其掩蔽因而泯沒此沽名者之極惡也天下之惡又莫過於圖利而刻僞書圖利之心雄以甚乖陋之書假托前賢重名以爲我得秘本串通坊賈鐫刻流傳誆人取利無知者震於前賢之名以爲其書必佳也奉爲珍寶當時無人辯之則一時之人羣受其害後世無人辯之則後世之人羣受其害此圖利者之極惡也細思此類害世之人天地鬼神安得不以極慘之報加之

管登之曰道理出自古人之書從中偶發新知便自以爲妙悟議

論出自地人之口從中微加裁剪輙自以爲獨得上沒古人之長下掩近學之善眞所謂以穿窬之心行害人之事彼自以爲得計不知人間之墨跡未乾天上之罪案已定有何益哉管先生之言非無據也伯祖完初公飭躬勵行博學深思晚年深窺天性之奧將卒之前三月忽昏睡數時有童子二人導之前行至一大府曰此文昌帝君宮也童子引至階下帝君坐堂上令公行拜跪禮旣畢帝君獎譽再三其言不及備述因言汝平日恨妄著書者無天譴天譴甚烈汝但未見童子可引出觀之行百餘步見一墻圍童子引之曲折而入見罪囚纍纍傍懸一牌上書云此諸囚者淺學陋試妄著陋書以誤天下者也少頃童子引之出更使再行又行

數步見一牆圍紆折而入罪囚纍纍傍懸一牌上書云坊賈某某串通奸人著惡陋書以詐取奸利遺害天下與罪著書者等閱畢童子諭公曰帝君之意以汝常恨著陋書假書者無天譴故令汝觀之汝歸可傳於世士人不可妄著陋書坊賈不可圖利行僞陋之書當念及報應之重倍於尋常嗚呼益信管先生之言非虛也

彪曰醫家診脉法舊有崔子璵四言舉要王叔和脉經自宋高陽生假叔和名僞作脉訣陋劣不堪明醫辨之朱子亦深闢之宜乎其書不行矣乃今書肆中所賣者無一非高陽生脉訣也醫士所熟習以審病者無一非高陽生脉訣也而舉要與脉經皆掩蔽不行將斷絕矣嗚呼僞書之易行又能掩蔽好書固如此哉然今世

之陋書能掩蔽好書不行者豈特一脉訣哉蓋有不可悉數者矣
余特舉此以爲僞書掩蔽好書之證

彪曰久居杭者始能言西湖之勝久居蜀者始能言蛾眉之佳以其身經親歷故言之詳悉無誤也五經四子之書洞悉其理而精詳其曲折者世雖未嘗絕人然亦不能常有今之著講章者不特聖賢眞實之理未嘗夢見即三代典故千百中不知一二又前代諸儒錯誤處並不考正補註俱從依樣葫蘆中抄集浮言已屬可笑至將作文波瀾點綴之法裝成花草以代切實至理更將搭題牽合之法以解通章全旨不自知陋劣今日出一部明日又出一部正如未至於杭而談西湖之勝未至於蜀而談蛾眉之佳但可

欺不知者安能欺其識者噫後學何辜而遭此惡霧之蒙蔽後學何辜而遭此荆棘之牽絆也借聖賢經書用之沽名詎財周孔曾孟孰肯容之天地鬼神安肯宥之也彼不自危吾代爲之危矣敬軒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而文辭尤甚素無實德實才而倩人作文辭以諛已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是非失實爲造物者安能不加罰乎

斂光

基曰、吾人精神有限日用間精神才辯種種外露則中藏必無所有故言語要簡嘿舉動要收歛氣度要凝定精神不漏則作用有力每見花菓霜雪凋零惟存枯幹何等泠淡然其眞氣歸根藏密之至精神始足到得春來枝枝葉葉發生無已何也惟斂藏之至乃能發洩

彪曰、天下惟有眞才者必不矜才有眞學者必不誇學至於積實流光自然精華外著同道同氣之人自然知我不須炫也故凡有才學而求人知者必非眞才眞學也語云君子之才學玉韞珠藏惟願賢者知不欲庸衆人知也夫如是智深勇沉才全德厚所有

聲名必無物以敗之也

彪曰、我有才德出於他人揄揚旁人聽之自然敬服出於我口自贊則招謗取禍無窮何以故彼庸常不知我者信我不及聞我自誇必至非笑其平素知我者雖甚敬我聞我自誇彼謂我胸懷狹小非任載大任之器也夫才過萬人功滿宇宙亦吾人分內之事何足矜誇故古人云蓋世功名總着不得一箇矜字是也雖然有才之人犯此者最多因此喪名聲招妒忌者更多不可不深戒也

彪曰老子云、不自伐故有功又曰我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我惟不伐天下莫與搆怨蓋不矜不伐者世人皆樂親近之漢馮異謙退不伐絕口不言已功一時吏卒皆願屬其麾下不矜不伐之效

如此豈非立身處世之要道乎

彪曰王文成公與人書曰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蕊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唐時王陽盧駱四子少年俱有盛名裴行儉曰四子浮薄淺露皆非乘載大任之器楊子稍沉靜得一縣尹足矣後果如其言

彪曰劉忠宣公人品為明朝第一乃其預作壽藏則自為之誌或語公曰公自記安得詳悉何不令名筆備述美善乎答曰予承祖宗世澤幸竊科第居官四十餘年在家在邦無一可述萬一我之後人謬言過實請於名人作誌銘碑表彙集虛譽不深有愧於地下乎用是自記之不過欲年久無失吾墓而已噫如公者眞所謂

有若無。實若虛。絕不以名爲念者也。非大賢而能若此乎。許文清公云、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在坐徵瓜故事。每一片要徵一字。坐客有不能言其一者。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字、皆衆所未聞。衆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久居於朝。後數日果外補。乃知矜才者之必取咎也。

杜正獻公曰、作官第一在清。然口中不可出一清字。苟不知敬晦同列貪得者多。必暗中行譖。讒言易聽。君相未必加察。適足以取禍耳。但默而行不求人知。庶可以免禍耳。

彪曰、遇爲不者不可以所長挫折之。但絕口不與之言。彼自然無所施其妄矣。



